

鄭証因著

烽火忠魂

新流書店印行

鄭證因著

烽火忠魂

第四集

新流書店印行

吳知輝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36 47248



524414

鄭 證 因 著

烽火忠魂

第四集目錄

-
- 一 公路邊巧傳祕札……………一
 - 二 越過了哨戒線……………一〇
 - 三 炮樓下詳述敵情……………二〇
 - 四 智救全宗明……………二九
 - 五 蒲岩搬兵……………三八
 - 六 氣壯山河的聚議……………四八
 - 七 磚窰匿跡偵查礮堡……………五七
 - 八 衝破了哨戒線……………六七
 - 九 奇襲軍火庫……………七六
 - 十 壯烈犧牲完成了大爆炸……………八五

烽火忠魂

四集

鄭證因著

一 公路邊巧傳秘札

吳明輝

金成水告訴小林龍子兩人先走，他們隨後出發，在賣這些飯團子時，全宗明沒到公路之先，可要賣得貴些，叫他們買不起，還是破去一天白工夫，時候越晚越好。龍子小林答應着他們先走，金成水，申志宏，小楓，小滄也跟着從另外的一條道趕奔釜東公路。

他們到了公路附近，來得比較每日晚些，人已經很多了，這些小販好在全懂得規矩了，全是躲開公路邊上，這種作小生意，賺幾個錢將就餬口，可是還跟着挨打受氣，事實上他又不能不叫這些小販們在這一帶賣吃食東西，因為倘若沒有這些小販，部隊裏又不管解決他們飲食的事，這就叫完全不講理。龍子，小林，小楓，小滄，四個人散在公路附近，雖則在這裏呆了好幾天，有時候不露形跡的聚在一處，還是互相躲避的時候多，好在這一段路很長，百十名小販散佈開，還不顯得怎樣亂，只要有大的攔的苦力經過時，小販們有的把籃子頂在頭上，有的提在手中，全是低聲吆喝着，遇到了苦力們買

時，也全不敢吵嚷，只要一多說話，就許挨一脚，小販們可也不敢向苦力們多要錢，那一來買賣反倒作不成了。

這六個人正等了多半天的工夫，已經過去了好幾撥人，始終就沒看到這個全宗明，小林等好生着急，疑心他今天沒隨着大隊的人出來，但是看不到他也得等下去，反正頂天黑，全得退回軍部那邊，太陽剛往西沉下去，一大隊軍用手車，滿裝着軍需品，順着公路往這邊走來，小販們能夠多作買賣，也就是這個時候，只要回去的，不再出來了。

小林龍子兩個人注目的看着這班人，口中還得假意的吆喝着，這次竟看到這個全宗明，他隨在這一大隊手車的當中，小林恐怕他萬一招呼自己，今天是故意的避免着，恐怕連續的和這個全宗明接近，露了破綻，趕到走得近了，小林却有意的推了龍子一把，說道：「你這飯團子，還不賤些賣出去，人全過完了，你留着自已吃麼？」小林是故意的爲得叫全宗明看出賣米團的小販，是和自已一道。

龍子把籃子上面的紙也撤去，不住的招呼着：「飯團子又好吃又賤。」那個全宗明他用力推着一輛手車的後面，龍子却把這個籃子向他舉了一下，口中說着：「賤賣飯團子，你買一個吧。」全宗明他是看見了小林，他們可是不停留，一邊走着一邊在問價錢，龍子扯頭看到後面隔着有好幾丈遠才有一名提槍的軍兵，龍子舉起一個飯團子遞給

全宗明，口中却低聲說：「好吃的東西，別把裏邊的菜糟塌了。」全宗明把錢已經掏出
來，扔到龍子的籃子內，他剛要把飯團連着紙往口袋裏放，他們的動作，後面那名軍兵
似乎有些懷疑，提着槍緊走過來，招呼着全宗明的號數，這羣苦力們全是編成號數的分
成多少隊，一邊往這邊走着，已經在問：「你買的是什麼？」龍子這時還不敢遽然退
走，又舉起一個飯團子來，在向別的人兜攬。

這時金成水離得不遠，他看這種情形不好，全宗明那個飯團子，只要被軍兵接過
去，全宗明龍子走不脫，還不知要打多少小販，金成水低聲向小滄小楓說了聲：「你
們還不動手擾亂他，事情可要壞了！」小滄小楓，他們應付事的機警也快，小滄們作出
那種賊頭賊腦的情形，猛從西邊竄過來，照着龍子背上一推，一手却把他籃子抓住，伸
手就把籃子裏飯團子抓起一個來，他回身就跑，那個小楓却也同時竄過來，反往小滄的
身上一撞把他摔倒，他手中的飯團子也落在地上，摔散了，可是小楓却也往前一竄，他
比小滄還厲害，把龍子一推，倒坐在地上，他抓起兩個飯團子，一邊尙往嘴裏塞，一邊
回頭就跑。這一來，那個小楓却好像照顧龍子，起過來拉起他。

果然那名軍兵竟上了當，他正離着這幾個孩子很近了，往前跑過來，一把就把小滄
抓住，往地上一摔，一連就是兩腳，踏得小滄連哭帶叫，那個小楓，他先行摔倒的，他

的飯團子已經散在泥土裏，他爬起來，往東跑，還想順手撈一個飯團子，那個龍子已經跳起來，正把小楓抓住，口中罵着打着，兩個人滾在一處，這麼一亂，那名軍兵他竟是俯着身，一連就是好幾拳頭，那個龍子却一個勁的哭着不撒手。

可是後面監視的軍兵又趕過兩個來，他們不問情由，舉着槍向這羣小販亂打，雖則沒開槍，可是被他這麼打上，就得帶重傷，這些小販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一陣亂喊着，全是抱着自己的筐子籃子，如飛的逃走，小楓小滄被打得在地上亂滾。

好在是小販們搶吃食爭打，沒有別的亂子，他們這些軍用手車，更不敢停留，這一亂的工夫，全宗明已經走出很遠去，他好像對於小販爭打，毫不關心，更像是餓極了，用手抓着飯團子，和當中包的辣菜往口中塞，這幾名軍兵，也因為監視苦力們要緊，申志宏更假作給他們勸解，把龍子跟抓在一處的小楓，拉得離開公路邊很遠，在勸着他們，金成水也在隨着小販們跑開，可是他却注意着那個全宗明，看到他已經把飯團子打開了心，知道他把裏面藏的東西已經隱藏起，這一隊軍車已經全走過去，小販們有的挨了冤枉打，向他們罵着，小滄早已跑得遠遠的躲起來，龍子却提着籃子抹着眼淚，也單獨的走開。

申志宏却拉着那個小滄也走向另一個方向，小林却悄悄的提着籃子，躲開公路，往

西飛跑出去，他離開了出事的地方，有半里地，可是離着倉庫那邊還很遠，他躲開道邊子，把果子籃放在地上，低着頭數着籃子裏的果子，更把腰裏的錢，也放在手上，情形像是在這裏算賬，他看到了那個全宗明，此時安然無事，他不經意的向全宗明點點頭，全宗明也微把頭擺了一下，示意小林走開，小林知道不致出危險了，自己趕緊繞着道趕奔那個廢村落。

金成水等全宗明回來了，天也黑下來，全躲在破房子裏，金成水申志宏正在查看着小楓小滄的傷勢，這兩個孩子被打的不輕，兩人全是好幾處傷，尤其是小滄，被踹的很重，現在腿已經有些癱了，金成水申志宏在安慰着兩個孩子，不住的誇獎他們應付得法，若不是他們兩個人破出這頓打，今天的事情可太險，我們往後再不能這麼大意，要多小心多謹慎，好在這次所傳遞進去這封信，已經詳細的告訴了全宗明，這裏一共是六個人，兩老四小，叫他在接信之後，隨時注意一些，辨認一下，只要他看到自己這班人，無形中必有表示回答他，因為他再往外邊傳信，就得看機會了。

果然在第二天，申志宏金成水叫龍子守在破房子這裏，照顧着小楓小滄，只和林子出去，現在申志宏也買了些極賤的吃食，臨時也加入小販，免得被別人看着疑心，可是他們這一天的工夫倒是看到了全宗明，全不敢過分貼近公路邊，不過是向全宗明示意，

叫他注意自己這班人，那全宗明的神色很自然，那封信他一定全看明白了，這種事急了不成，只有等機會。當天在公路邊白轉了一天。

趕到第二天，天剛亮，金成水和申志宏小林三個人，全是早早的順着釜東公路，找到一個最清靜的地方，坐在公路邊，離開三四丈遠，一棵樹下，金成水是坐在那裝睡，申志宏躲得遠遠的，跟小林湊在一處，兩人也坐在地上，說無聊的閑話，任憑身邊有人沒人，所說的完全是生意經跟挨餓受罪，他們剛到這沒有多大的工夫，這一大隊苦力又出現在公路上。

此時這個全宗明胳膊上更多了一個臂章，在遠處也看不出上面是什麼字，可是看這情形，他在這運輸隊好像當了一名小頭目，他也不推車，也不拉車，手裏還多着一根藤條，他已經看見了小林申志宏，這時他前面的兩輛車似乎走得慢些，他在後面竟是高聲的罵着他們：「拉着空車，用不着力氣還裝死！」內中一名苦力似乎辯別一句，這個全宗明此時好像狐假虎威的威風十足。

小林申志宏是坐在公路的北邊，這個全宗明此時從這兩輛手車的後面轉過去，他也是貼着手車的右邊，口中在罵着，背向着北邊，面向南，藤條掄起，劈拍劈拍的一連就是好幾下，打得這兩名拉手車的苦力，向南邊躲閃，他們可是不敢再辯別了，拉着手車

緊往前竄，全宗明最後更向後面這個苦力饒了一下，一藤條打去，他自己似乎也慌了些脚底下一絆，踉蹌向前倒去，監視的軍兵，他們是隔開十幾輛手車有一名，提槍的跟着走，這全宗明竟在身軀一倒之下，從他左手裏背着身子甩出一點東西來，滾在了公路邊子土坡下，他這種動作，誰也不會注意到他，他很快的，已經跳起來，更向後面趕過來的一名軍兵說了幾句，他仍在口中不住的喝叱着，他面前這十幾輛軍用手車，催着他們緊走。

小林低聲向申志宏說：「他可扔出東西來了。」申志宏趕忙答道：「不要動。」金成水倚在樹幹那也把全宗明這種動作，看個清楚，見他扔出這點東西很小，滾在道邊子上決沒人注意，並且這一帶小販也少，直等到這一大隊軍車全走遠，小林提着籃子，順着公路邊緊走過來，一邊走着 he 還扭着頭，向申志宏道：「盡是跟你這老頭子說話耽誤我作買賣了」。他脚底下一絆，身軀也往前一栽，手中的籃子一挨地，他一俯身，已經把這點東西抓到手中，他一直的向東緊走下去，但是他很快的鑽進莊稼地內，順着小道一直的回轉他們所停留的那個廢村落。

一邊走着，他已經把這點東西悄悄的看過，外面是一層廢報紙，很髒，裏面更裹着一個很小的石塊，夾着一個小紙捲，捲得很緊，小林把這個紙捲緊握在手中，退回小村

落邊，張望了一下，這才鑽進破房子內，金成水首先跟着也退回來，小林趕緊把這個紙捲遞給金成水，自己全沒敢打開，恐怕把上面的字弄亂了，看不清誤事，跟着申志宏也回來，金成水把這個紙捲，慢慢舒展開，捲得那麼一點，打開了倒有七八寸長，五六寸寬。

上面完全是畫的軍需倉庫的部位，和裏面的形勢，以及出入的道路，跟他們外面所得到的形勢對照起來，對於這個倉庫整個的位置和他所佔的面積，完全清楚了，可是在紙邊上用鉛筆單寫了兩行極小的字，是全宗明告訴這裏的人，千萬要慎重，不要隨便遞信，很危險，最好叫金成水設法從清野部隊外邊的哨戒線越過去，能夠到達這個清野部隊的東南角，那裏可決進不去，在四角上全有炮樓碉堡，並且週邊又全裝着電網，可是只要能夠欺進了東南角，越是他那座碉堡附近的地方，越容易找機會，能夠貼進電網邊，不論那一天全是在夜間天亮前，千萬的可不要過了這個時間，倘若機會的允許，他能夠和去的人面談一切，比較着便利，因為兩方的情況不十分明瞭下，極容易誤事。金成水和申志宏詳細看完，把邊上這兩行字撕下來燒掉。

兩個人一商量，這件事一定應該冒險去作，總得跟這個全宗明接了頭，從他口中更能得到極詳細的情形，自己這邊也能把所打算作的事完全告訴他，可是申志宏却主張着

這件事不要太忙了，我們身邊任什麼沒有不成，還是趕緊回蒲岩報信，叫小林龍子回去一趟，這一帶我們已經算是插進腳來，蒲岩那邊好幾天沒有信息，恐怕崔芳林冒然打發人來，這一帶很容易把形跡敗露，面生的人，除去年歲大的和年歲太小的，全不能停留，我們無論如何，也得要一把傢伙，貼近他哨戒線，事情是太危險，并且手底下沒有傢伙，稍微的一露形跡，就能送了命，自己帶着傢伙，以防萬一，就是脫身逃，也比較着有保障。

金成水也因為這件事關係着蒲岩那邊的全局，自己也不敢過分的擅自主張，冒昧行動，兩人商量好，金成水又重行把倉庫那邊的形勢配合着全宗明所遞出來的形勢圖清清楚楚的畫了一張，叫小林龍子趕緊的回蒲岩報告崔芳林，要短傢伙回來，手槍那邊是現成，他總能立時帶回來，叫小林龍子告訴崔芳林趁着這邊事情還沒調查好，要趕緊設法預備幾柄膠柄剋絲鉗子，現在這種東西沒有，可是將來必須用，這是很要緊的事，把小林龍子囑咐好，並且指示了他們回去所走的道路，把這張圖交給小林，外面用蠟紙裹好，隨時能放入口中，不得已時要消滅證據，兩人這才從釜東公路附近回轉蒲岩，這就是他們到釜山去經過的情形。

崔芳林等聽他們說清原因，知道這張圖很重要，交給奉天培收存着，金成水叫這兩

個孩子帶來的話是再三的囑咐，事情無論如何危險，他願意担任這件艱巨的任務，無論如何，決不能誤全局，千萬可不要再派人去，聽他們的信，並且這個全宗明，雖然作了內線，他究竟是一個苦工，現在他雖則已經當了運輸隊的小頭目，但是一切重要的情況，恐怕他也不能易得到，所以無需在這時多去人，附近隱匿的地方很難找到，崔芳林可認為這兩個孩子帶着槍去，實在是一件危險事，崔日山李華森兩人全在自告奮勇的要在這時去釜山幫助金成水申志宏。

一一 越過了哨戒線

奉天培一旁却搖搖頭道：「我看你們還是聽從金成水的主張，此時不必去，我雖然跟金成水沒有深交，但是這個人老誠持重，精明幹練，決不是我的虛譽，芳林兄，你說是不是？那麼眼前這個事，決不是人多有益處的；反容易誤事，全宗明他既指示了這個地方，必然是有隙可乘，那麼金成水申志宏不會把這件事弄毀了。小林龍子，他們很能作事，槍只管交給他們帶走，這種情形我們越是有希望，我們這裏也應該加緊的預備一切，機會不是常有，只要金成水得到確實情況之後，我們可就不能耽擱了，越是這樣，雙河口鳳路邑白石岩一帶，不管人多人少，全要分頭行動起來，要緊的是我們現在時

在轉移着他注意的目標，所幸釜山附近安然無事，我們好暗中着手進行，我那個好朋友全應民他必然很快的就能趕到，他的人方物力對我們全有極大的幫助，不必猶豫，事情就這樣作了。」

崔芳林點點頭道：「好吧，就這樣辦。」小林龍子現在吃飽了，喝足了，靜子却向他二人囑咐着道：「你二人這次隨着成水，志宏叔叔到釜山，去探查，你們現在担負的事情很重要，這幾天你們在那一帶雖則有了這個全宗明作內線，事情可是到了緊要關頭，這柄手槍叫你們帶走，你們可千萬的在路上小心謹慎，總是避開有人的地方，這把傢伙能到了金成水叔叔手中，就算你二人大功一件，倘若中途出事，小林，你可知道現在我們這麼多人的命全懸在你手中，毀了自己可不能毀了全局，遇到了危險的時候，人逃不開，贓證先得消滅了，這是最要緊的事。」

小林龍子點頭答應着道：「姐姐只管放心，我們寧可自己送了命，不能毀了大家，小楓小滄被打傷那麼重，他們能咬着牙的幹，越發的叫我二人加增了勇氣，姐姐，給他們治傷的藥，可以叫我們帶走些麼？小滄的腿全癱了。」奉天培忙說道：「小林，回去後看看情形，他們的傷能好，仍然留在那裏，倘若太重，把他們打發回來。」小林道：「那麼把槍跟藥全給我，我們得趕緊走，事情可是十分緊急，不容遲緩，別讓金叔叔誤

了事，那可就糟了。」崔芳林道：「你不用擔心，關係我們大家成敗關頭，焉能誤事，小林，龍子，你的行動上很好，不白叫我指望一場，你們全明白了事情的輕重，小楓，小滄，全能這麼咬定了牙，任憑受到什麼痛苦，勇氣不消，你們二人也應該跟他們學，能夠這樣才能辦出些事來。」

說到這崔芳林把眼前這班人看了一下，跟着說道：「我現在想想，事情還是多慎重些。」扭頭向安庸生說道：「安大哥，我看你辛苦一趟吧，因為事情不能耽擱，眼看着天就亮了，白天就得走，只有你年歲最大，路上還比較容易避免意外是非，你身上再收拾一下，這種老邁多病的人，不會抓你，這兩個孩子，跟你一道去，可是彼此要散開，東西是在你身上帶着，路上萬一要遇到麻煩時，你可以把身上東西拋了，這兩個孩子隨在你身後，他們隨時能夠取走，或者是他們隨時可以擾亂一班盤查的人，有這兩個孩子策應你，無論如何，東西不能落在官方的手中，事情就不會失敗，老大哥，你認為怎麼樣？」

這種地方現在所辦的事彼此誰也不再說客氣話，認定了誰能作的事，直截了當的出口，安庸生是更不推辭，這種事是義不容辭，誰也不能含糊了，安庸生遂向崔芳林道：「芳林，你認為我可以去，好吧，就由我走一遭，你放心，人扔了，東西不叫他落在別

人手中，我自付還能勝任，何況有這兩個小將幫助我。」崔芳林更向奉天培等看了一下，奉天培等全點點頭，認爲這個人派得最好。

當時趕緊把一桿手槍和子彈全包裝好了，找了一個破籃子，把裏面放了些破衣服和食物，把這支手槍和子彈，全綁在籃子的底上，籃子的底，可把他弄得凹了進去，這樣這個籃子只要不翻動絲毫看不出痕跡來，一包藥放在了貼身的衣服夾層內，奉天培向安庸生囑咐道：「老朋友，此次只叫你送傢伙和藥，別的事，可不准你多管，不過你要等待，志宏，成水，兩個人跟倉庫裏那個朋友見面之後，你要把這信息帶回來，最要緊的是比較這次捎回來的圖要詳細，我們現在所要知道的，是他這個倉庫四週的哨戒，崗樓，每夜間防守的人有多少，他們所最注意的是什麼地方，我們能夠從什麼地方進入倉庫，在他哨戒線內外全要找到我們四五個人隱身之處，還有最要緊的是他這倉庫裏，電桿子線路，跟他電燈的位置，這可關係着事情的成敗，我們這班人的生死，比什麼全重要，可千萬不能疏忽，我想志宏成水，全是很精明的人，我們要作的事，他也明白，圖可是越詳細越好，倉庫四週凡是有建築物，連高度全要知道，這件事不要過分的匆忙，一天兩天多等下去沒有什麼關係，偵查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那一點露了空，可就是不能挽救的遺憾！尤其注意他最近入倉庫出倉庫的重要軍火，雖則不能知道詳細，但是搬運

上，大致全能推測出，那一種箱子，那一種尺寸是裝什麼的，因為成水和裏邊的朋友會面，是一個極危險的時候，最好事先把這些事全想週到了，以免遺漏，因為見這一次面，是九死一生，太不容易了。」

安庸生點頭答應道：「這些事我全知道，決不會遺漏。」說話間東西已經預備好，趁着天還沒亮，打發這爺三個下山，仍然從蒲岩的東南翻到山下，這爺三個穿着一處處的莊稼地，躲避開有公路的地方，寧可多走些路，也避免着危險，還算很好，到太陽落下去，已經趕到釜山的西郊，小林頭一個跑回去向金成水申志宏報告，他們天不黑時全隱匿在附近樹林子莊稼地內，這個安庸生改扮的情形，連金成水等若非走近了認不出來，完全是一個帶病殘廢的老花子，一同到了破房子內。

安庸生先看了看小滄小楓，兩個人雖則被打傷那麼重，精神還好，趕緊的把槍和子彈卸下來，叫金成水掩藏起，他們對於這種東西，不到了臨時時，決不放在身邊，埋在破房子附近土堆中，給這兩個孩子把傷處全重收拾一下，安庸生把崔芳林奉天培所囑咐的話跟金成水申志宏詳細的說了一番。

金成水道：「咱們山上那邊要緊的是得把東西預備足了，這裏暗中偵查清楚，認為是我們動手的時候，可就不能把機會放過去，他這裏大批的軍火決不能長期的存留在倉

庫中，是時時的運進輸出，是活動的，我們就得找到一個是下手的時候，立時動手，萬一把好機會全錯過去，我們動上手，發揮不出多大力量來，我們還不知要犧牲多少人，算個得不償失，那可太以冤枉了。」

安庸生道：「現在山上也是等一個人，大約很快的就到了，現在他們還置備幾件必須用的東西，所有應用重要的器械，不預備齊了，不敢下手，這種困難情形，全是實情，我們現在只有盡力進行個人所應作的事，至於下手的時期，總得我們有了十分把握，才好定準。」

彼此商量完，金成水的意思打算跟申志宏兩個人前去，別的人全不帶，可是小林龍子，他是非跟去不可，認爲縱然年歲小，沒有多大本領，可也能夠從旁策應照顧，好歹的也能幫些忙。安庸生也在一旁說道：「你們弟兄不必那麼固執，這兩個孩子很有用，現在他們是深知輕重，跟了你們去，定有極大的幫助，這是我敢保的，我決不是怕死惜命，只爲我手脚遲慢差事了，我跟了去，不能幫你們忙，反倒誤事，我只好留在這裏，照顧着這兩個孩子等待你們信息。」金成水，申志宏，遂答應了帶着小林龍子一同趕奔倉庫。

算計着時候，總是從後半夜兩點過後動身最適宜，到了那裏，也不過是四點多鐘，

離着天亮有很長的時候，哨戒的軍兵，也到了疲倦的時候，容易淌上去，幾個人躺在乾草上歇息一下，現在這種危險的事情臨頭，不要說睡，連眼全合不上，一個個全瞪着眼盤算自己的事，在這裏可是估測着時間，因為到這裏雖則全變了樣，喬裝改扮得沒有破綻，不過隨時全有被檢查的可能，所以身邊一點怎樣的東西不能帶。金成水招呼着申志宏，小林，龍子，把身上重行收拾檢點一下，槍和子彈啓出來，金成水把他帶在自己身上，向安庸生說了聲：「咱們回頭見了。」安庸生道：「祝你們爺四個順利成功。」這四個人離開破房子，分散開，從田野間一直的撲奔釜山市鎮北。

他們在荒郊小路一陣緊走，距離着沒有多遠，不過十幾里的道路，趕到一離着倉庫還有半里地，就不好走了，放哨的他們這哨戒線一共三層，圍着西北角這附近的二里多大的面積，到了晚間，全是哨戒線，不過靠外邊這兩層，只有距離着四五十咪一個砲樓，沒有電網一類的障礙，金成水等在這種地方還容易通過，這四個人俯着身軀一直的撲奔貼近市鎮邊轉過去，他們是繞過正南面往東南那裏貼近，過了第二道哨戒線，遠遠的已經看到，這片倉庫的外圍，防衛得果然嚴厲。

東南角這裏是一座砲樓，上面有軍兵監視着。圍子外一帶，下面一道壕溝，順着圍牆下，圍着電網，隔開一百多咪遠，就有一座碉堡，一直的往北排下去，這可是倉庫的

後面，因為他倉庫的大門設在南面，坐東向西，不管那一方面警戒防衛是一樣的嚴厲，除了砲樓碉堡固定的守衛之外，還有臨時移動的哨兵，在圍牆外，電網裏梭巡着，這種地方只要稍一疎忽，被放哨的一發覺了，就休想逃開，決走不脫。

金成水招呼着申志宏小林龍子，全把身形伏下去匍匐着往前爬，地面上黑暗，漸漸的貼近了這道壕溝邊，壕溝可是乾溝沒有水，這是預備萬一發生重大變故時，這裏能作臨時的戰壕，保衛這座倉庫，金成水手快眼快，他指揮着申志宏和兩個小弟兄注意着東南角這座砲樓，往南去的碉堡離着遠，順着這道壕溝爬過來，前面可就是這道電網的圍子了，現在是只能到這裏為止，自己這四個人漫說也沒帶着破壞電網的傢俱，尤其是現在不到動手的時期，無論如何不能留下一點跡象，所以在土溝內，金成水告訴小林龍子道：「你們二人不要再往前欺上去，就在這道壕溝內掩蔽身形，叫小林照顧着東南角這邊這座砲樓，能夠看到這邊的兩個砲眼，防備裏面的軍兵，隄防他們用探照燈向這一帶查看，那裏貼近電網的人，可就藏不住了，只有趕緊往壕溝裏退，上面用電筒往這邊照，這裏還容易閃避躲藏，並且電筒照到這邊，已經過了電筒光放射的尺寸。」叫龍子再往北順着壕溝出去十幾呎，注意那邊那個碉堡內，只要有危險的情形，趕緊的用土塊打招呼，自己跟申志宏好往壕溝裏退下來，小林龍子，忙的答應着，兩個人全是貼近壕

溝，緊靠着壕溝的裏面，龍子慢慢的往北移動下去，這裏是一個極好隱蔽的所在。

金成水跟申志宏慢慢的往電網附近爬過來，這一帶仗着泥土濕潤，遍地長着青草，雖則軍部裏一面不斷的清除附近一帶長起來的青棵子，可是極矮的野草，就用不着全除掉了。此時金成水申志宏貼近了電網下，全是斜倒在地上，把附近的青草隨手拔了些，散在了身上，在這裏是什麼看不到，因為裏邊有圍牆擋着，可是自身却是十分危險，就仗着他們這碉堡砲樓一帶外面決沒有燈光，他們也就是防備着，恐怕給奸匪作了目標，倘若這一帶全有燈光，任憑你有多大本事也不容易貼近了，何況還是祕密來，祕密去，冒險闖過來，還得退回去，這兩個人此時一分鐘一分鐘的過着，全是耳鳴心跳，十分焦躁。

事情是不準怎麼樣，裏邊守衛的那麼嚴，萬一他不能出來，爺四個就算是白冒這次險，倘若臨走時再被哨兵們發覺，死在這，也太冤枉了，可是無論如何得堅持着等下去，還算好，雖則一連有三次梭巡警戒的軍兵，端着槍，經這裏過去，這兩人算是掩蔽的好，沒被發覺，工夫可就大了，此時東方的天空，全有些變顏色了，看情形再有半個鐘頭，天可就要亮了。

金成水申志宏可有些失望了，大約今夜算白來了，並且在天亮前，還沒趕緊退，因

爲外面還有兩道哨戒線，時候一晚就要走不脫，兩人雖則大氣不敢喘，可是全是像熱鍋上爬螞蟻，就在這工夫，一個警戒的軍兵往砲樓下轉過來向北走過去，他剛過去後，裏邊的圍牆，似乎發出輕微的響聲，金成水趕緊用腳輕輕踢了申志宏一下，叫他注意。

果然牆頭那邊有一點黑影子在上面晃了一下，跟着有幾粒小石沙子向電網這邊連續的打過來，聲音極小，有的打在電網上，有的落在地上，金成水跟申志宏全驚喜異常，趕緊的隨手摸起小土塊，向圍牆那邊彈過去，兩個人同時彈出六七下，金成水更把身軀故意的抬了抬，動了動，圍牆那裏一條黑影子，往牆頭上一翻，跟着溜下來，這個人似乎抓着什麼東西，慢慢的往下落，到了圍牆下，把身軀也爬伏在地上，他竟是向電網這邊爬過來，口中噓噓的輕吹了兩下，到了電網近處。

金成水申志宏二人也趕緊把身軀移動，探頭輕吹，這個人兩手攏在嘴邊，啞着嗓音，緊貼着地面，招呼道：「你們來了幾個？」金成水忙答：「這裏就是我們兩個，壕溝裏有兩個孩子瞭望。」這個人道：「好，快着點，往砲樓根底下爬，那是安全的地方。」這個人說完了話身軀一滾，伏着身子竟向砲樓下面竄過去。金成水和申志宏趕緊照着他的話也是把身軀伏下去，直撲到砲樓下面電網邊。

三 砲樓下詳述敵情

這個人低聲道：「躺下，放心，放哨的軍官大約撤下去了，我們快着點說，沒有多大時間，你們把頭探過來，留神別碰到電網，不要開口，容我先說，我告訴你，你們的行動，瞞不過我眼去，我雖則在這裏當了苦力，我時時注意着像你們的一班人，我願意給你們盡力而為，凡是我能作到的事，我一定要破出這條命去，助你們成功，我也是受到迫害最深的人，現在你們這般朋友們，在蒲岩山山頭組織起來，這是應該的事，現在我們受到這種奴隸的待遇，眼看着一般鄉鄰父老兄弟跟我們個人的至親骨肉，一個個慘遭殺害，就是我們眼前每天所看到的，要死傷多少人，我們應該拚一下子，為自身雪恨，為死者復仇，現在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有什麼力量？是不是要到倉庫裏邊來動手，你要完全告訴我，也好有個打算。」

金成水趕忙的說道：「我們現在完全是自尋死路，因為別人不叫我們活下去了，所有我們金村一帶的村莊，完全被他們燒毀，人被驅逐了，壯丁被抓走了，認為可疑的被殺害了，一般老弱婦女，全弄成無家可歸，逃到蒲岩山邊，不過是想苟延活下去，可是依然不叫我們活下去，蒲岩山邊的大屠殺，死的人太多了，沒剩下多少，凡是有一點勞

力的也被抓走了，逼迫到這種地步，我們如何忍受，所以在蒲岩山頭，剩下這二十多男女，才選擇了這條道路，我們要報復，可是我們不願意輕舉妄動，動上手就得轟轟烈烈幹一下子，他把我們害得家破人亡，連一分活路全不給留，我們也得給他一個毒辣的手段，所以我們認定了這個大倉庫就是我們報復的地方，你是這一帶的人，你是知道這一般鄉里所有的人，尤其是活下來的人，沒有少壯，力量是薄弱，可是現在有了幫助，我們遇到幾個好朋友，全是很有力量的人，現在全到了蒲岩山，我們更得了許多軍火，內中有一個全應民，他是在兵工廠幹過多年，有極好的技術，有了這個人，對於在倉庫這裏下手，他能給我們極大的力量，因為他過去和這一帶所有祕密的組織，全有來往。所以我們找不到的東西，他能夠找到，不能買到的他能製造，我們決意把這個倉庫給他全部破壞，可是我們困難的不能得到倉庫內詳細的情形，我們不偵察清楚這裏邊的一切，無法下手，我跟申志宏帶着四個孩子到了這裏，就為得調查倉庫所有的道路，和他這裏警衛的力量，以及倉庫的囤積，軍火的種類，這些重要的事，內裏沒有人，無法詳查真實情況，幸而遇到朋友你，我們算有了希望，現在你能夠幫助我們，把這些事完全弄清楚麼？」

這個全宗明立刻答道：「這些事我一定能作到，你們趕快說，叫我所作的事。」申

志宏從此時一件一件的全告訴他，最要緊的，是倉庫的門戶，到了時候，如何破壞才能進去，以及倉庫附近電燈的線路，和電桿子的高矮，倉庫附近守衛的哨兵，這些事，必須清清楚楚，稍一含糊，不止於事情弄個一敗塗地，這些人，還要全毀在這，還有最重耍的是要知道倉庫的軍火的數量，和種類，這些事不用細說，你也明白，倉庫的軍火不能起大爆炸的，我們可不能動，因為這一次動上手，必須整個的把這個軍需倉庫完全澈底消滅，連他這裏守衛的軍兵，也叫他隨着倉庫同歸於盡，可是裏面的軍火，倘若不能起大作用，我們可就毀了，因為在力量上，無論如何我們沒有他守衛軍兵的人數多，軍火足，動手不能立時把整個的倉庫爆炸起來，我們進來的人一個恐怕也走不脫，我們白白地犧牲在這裏，也太對不起自己了，但是這件事也最難作，這可完全仗着朋友你，在事情上個別的留意，他們這些事全是十分祕密，絕不肯輕易向外洩露，可是只要你能夠留心，一樣也能夠查出大致的情形，就是他所裝箱的軍火，尺寸的大小，和重量，以及從海口往倉庫運，路上的情形，你總可以推測出裏邊裝的是那一種軍火了，尤其是必須趕上他大量的入倉庫沒有轉運走的時候，我們能爭取時間，立時動手，才可以不致於把好機會錯過，這些事你忖量一下，可能夠作得到麼？可不要含糊，不要勉強。」

全宗明忙答道：「這些事我一定作得到，現在這裏邊一共分成二十隊，勞力搬運，

我現在已經當了一個小隊的領班，我比較一般苦力們，強得多了，可是你們動手時想入倉庫，可也要自己把一切預備好了，尤其是眼前這片電網最厲害不過，只要碰上就死，你們能夠破壞這種障礙麼？」

金成水答道：「這種事你不要替我們担心，我們一切應用的東西，不完全預備好了，絕不下手。」金成水更告訴他：「奉天培，李華森，崔日山這一般人，對於這些事，全能夠作，他們到時候絕不會誤事，並且對於電力也明白，現在裏面你是不是還能找出幫手？」

全宗明道：「大約能找到三四個人，現在我出來就是有一個人幫了我的忙，他是我的好朋友，名叫李同林，現在他已經在圍牆裏，替我瞭望着，這個人也是受害最深，所以很願意幫助我們。」申志宏道：「朋友！我們這次的事完全托付你一人，成敗可全在你身上了，我盼望你要十分謹慎，可千萬不要露了破綻，你的失敗，也就是我們全部的失敗，你要知道你現在如同置身虎口內，他們殺一個人如同殺一隻鷄，你這條命關係重大，無論如何，我們要把這件事作成了，報仇雪恨之後，我們就是全落個死在他槍下，也值得了。現在我們得到奉天培，李華森，申杏林，這般人的力量，他們已經指揮着我們殘餘的組織，在這一帶的周邊盡力的擾亂他，牽掣他，正為得我們這裏容易下手，有

機會必要叫你看到這幾個首領，事情你辦得有了成就，這裏我們可不能常來，警戒的太嚴，倘若被他們一發覺，就容易把整個的事弄個一敗塗地，咱們還是在岔東公路見面好了。」

全宗明說道：「公路那邊可也得提防着……」底下的話沒說出口，忽然從圍牆偏着北邊連續地打下土塊來，並且守在壕溝北邊的龍子，他從壕溝裏俯着身軀緊跑過來，他在溝邊上連續地向這邊打過三塊土塊來，這就是警告申志宏，金成水，叫他兩人趕緊的退，這一來是兩下同時有了驚動，圍牆裏面跟全宗明同來的那個李同林，他分明是也發現圍牆裏面有哨兵過來了，這一來電網裏外的人，多一句話也不敢說了，申志宏，金成水兩個人從炮樓下趕緊地把身軀往溝邊滾過來，此時全不敢把身形起立，順着電網前這片土坡一路翻滾，竟是到了溝邊，兩人往這壕溝裏一翻，溜了下來，還算是動作敏捷，情形可是太險了。

那個全宗明他是伏着身軀如飛往他下來的牆頭下，跑過去，因為那裏從牆頭搭過一條長繩，因為這種地方想找拴繩子的所在全沒有，就仗着那個李同林幫着他，他往牆這邊翻時，因為在這裏動作上一點聲音不能帶出來，從裏邊爬上牆頭時，他是蹬着李同林的兩肩頭，趕到了牆頭上把一條長繩拋過來，李同林在牆邊拉着這條長繩的那一端，全

宗明握着這條繩子溜下來，所以一點聲息沒有，此時他退進去，仍然要借着這條繩子的力量，才能翻上牆頭，所以他仍然得撲奔這條繩索。

腳底下很快，他貼着圍牆根抓到了這條繩索，裏邊他的這個伙伴，在急促的聲音下招呼着道：「你可快着點，不成了！」這個全宗明也知道情勢緊急，並且北邊的一名哨兵，皮靴子的聲音全聽見了，他很快的隨着繩索爬上來，將將的一手抓住牆頭，可是牆裏邊的李同林竟在低聲招呼「別動」！此時全宗明聽到圍牆裏邊偏着西北竟是發出一片獵犬吠之聲，撲奔這邊，那個李同林他竟在同時把他所握着的繩索用力的往牆上一拋，他可是順着裏邊的牆根下往西南伏身跑下去。

全宗明他此時再想往牆下跳，也不敢跳了，因為北邊過來的哨兵，已經走近牆裏邊。這時竟有一名守衛軍兵在喝喊着：「什麼人？不准動！」可是隨着他的喊聲，他已經向東南緊追過去，兩條獵犬往頭裏竄過去，這名軍兵跟着「噹噹」的兩槍，向李同林打去，把個全宗明可吓死了，他只好抓住牆頭不動，因為退下來，准被外面的哨兵捉獲，往牆裏翻是更不行。

幸而這時天可快亮了，月亮已經完全沉下去，外面這名哨兵，他聽到裏面喊聲，槍聲，犬吠聲，跟皮靴子緊促的踏地聲，全是奔了西南，他也向砲樓這邊緊跑，爲是上了

砲樓好查看裏面的情形，這一來他沒顧得往牆上查看，可是裏面的那個李同林可慘了，兩隻獵狗已經撲上去，李同林在一聲慘叫下，被兩條獵犬撲到，這種獵犬全是訓練出來的，跟着脖項前，胸口上，連着被猛咬之下，這名軍兵趕到，更用槍上的刺刀札進了李同林的左肋，李同林在慘叫之下，當時斃命。

這個全宗明他身軀就懸在這，他已經聽到伙伴李同林慘嚎之聲，自己認定了此時不趕緊逃回去，倘若他們再往這一帶搜索，或是到勞工所住的敝棚齊隊點名，自己也活不了，明是這時下去危險，也只好硬往裏闖了，把這條繩子趕緊全提上牆頭，現在是摔傷了也得算着了，輕輕一溜，跳下牆去，自己趕緊向北緊竄下去，仗着裏邊的道路熟，那名軍兵也正在把兩頭獵狗拴起，拉住皮帶，向南邊一名哨兵招呼，全宗明趁這時却逃回敝棚，他算是逃得活命了。

外邊金成水申志宏跟小林龍子全伏身在土溝內不敢動，裏面一切的聲音，全聽的清清楚楚，仗着這個全宗明他始終伏在牆頭沒動，金成水等知道裏邊遇難的人一定是他那個伙伴了，就這樣金成水等全吓得一身冷汗，仗着全宗明能夠保住了活命，事情還不致於完全失敗，可是也全夠痛心的，只爲跟全宗明這一會，把他的伙伴先送了命，金成水等越是痛心越發的咬定了牙非把這件事作成了不可，不然這般人死得也太冤了。此時東

方已經發曉，眼看着天可就要亮了，天一亮可就走不開，四個人趕緊地從土溝爬出來，躲避着外面的兩層哨戒軍兵，算是安然脫險，全分散開，金成水跟申志宏一商量，雖然看到全宗明似乎能逃回去，可是在他回去後，能否不被他們發覺，還是不敢準斷定他能保得命在，這樣自己太不放心了，遂叫小林龍子趕緊地先回去，到自己所住的地方，告訴安庸生好叫他放心，我們已經全安然脫險，我們弟兄兩個却要在這裏等待一下，要看全宗明是否隨着大隊出來，因為這個人對於我們的事關係太重了。小林，龍子立刻先行返回去，金成水跟申志宏遂在公路邊，雜在一羣小販中，等待着這個全宗明，工夫沒有多大，今天的輸送隊，人是特別多，大約所有苦力們完全出來，順着釜東公路一直的貫下去，小販們在這時也可以作一陣生意。

作這種小本營生，謀蠅頭微利，真也叫不容易，這一帶夜間是不准通行，天不亮也不准走，只要你大胆的往這一帶闖，被外面的哨戒線上的軍兵，看見就開槍，可是天亮必須趕到這裏才可以作得着生意，來晚了，大隊的輸送隊已然過去，再往前走，就不准了，所以小販們，在天一亮，全是緊趕到這裏，一個個全是滿頭的汗喘呼呼，挨着打挨着罵，這麼忍辱偷生。金成水申志宏兩個人雜在小販中，也買了些食物，仔細看着，此時心裏這份焦躁，比夜間還厲害，實在是爲這個全宗明担心了，生怕他夜間被裏面的軍

兵發覺，那是准死！

一隊一隊的過去了，總有上千的人，好在這一帶完全是小販。完全官方的人，金成水申志宏此時可有些鎮靜不住了，臉上全帶出驚慌之色，惶惶不安，直至最後一大隊苦力們過來時，金成水申志宏才算一塊石頭落了地，兩人互相看了一下，彼此全長呼了一口氣，那個全宗明，仍然是和昨天一樣的情形，他是領率着一隊苦力，手裏提着一個藤條，一路的噶喊，看那個情形，很賣力氣竭力的巴結差事，金成水跟申志宏故意的把身形往前湊了湊，爲是叫他看見，可是這個全宗明他好像沒看見，決不往這邊多看一眼，隨着大隊的苦力們，一直的走過去，金成水申志宏這才放了心，可是他們二人那又知道，全宗明雖則在圍牆邊欲倖脫身，可是他返回敵棚的一剎那間，幾乎把事情弄了一敗塗地，他自身也險些形跡敗露。

本家他這種行動，是極冒險極犯法的事，漫說是夜間，就是白天，他們全是有指定的地點，有放哨的崗位監視着，全宗明就仗着巴結得好，當了小頭目，他的行動上，比較着自由些，利用這個機會，帶着這個李同林一同出來跟金成水申志宏圍牆外相會，趕到終於被盤查的軍兵發現李同林的蹤跡，可憐這個李同林竟死在獵犬和槍擊之下，全宗明喪胆亡魂之下，帶着他那條繩子躲避着放哨的崗位，往他所住的敵棚竄回去。

他們所任的這個地方，也圍着一道很矮的木柵，因爲是在軍部裏面，所以這裏決沒有電網和危險的障礙物，他跑過這一段路來，就很險了，就仗着開槍的那名軍兵，他趕緊的把獵犬拴起來，就爲是怕傷了他們自己人，因爲逃犯已被打死，圍牆外一點動靜沒有，他已經辨別出這明是逃出來的一名苦力，並且他們身上全白布符號，和號數，在全宗明竄過來之後，剛到飯棚前的木柵牆這裏，那名軍兵也牽着狗招呼着另一名崗位，一齊的奔飯棚這裏，全宗明算是很快的從這個短柵欄竄進來，他緊往裏跑時，柵門外已經有電筒往裏照過來，外面跟着已經開鎖，這個全宗明若這時跑進飯棚裏面，他可就活不了。

他剛往裏面一鑽時，被一個人一把抓住，在他耳邊厲聲喝叱道：「小全，出去幾個，還不快說，是不是只那一個李同林？」全宗明此時他可不敢掙扎，因爲這種地方，不用急逃，手底下任什麼沒有，並且向他說話的人，又這麼湊到耳邊喝問，不叫別人聽到聲音，他急促的喘着，低聲答：「你是誰，咱們可無怨無仇，哨兵可進來了，快開我。」這個人也很着急的道：「你是找死，我是安東元！不會害你，還不快說出了幾

個。」

全宗明此時聽出這個姓安的，決無惡意，他也是一個領隊的人，忙的哀聲說道：「就是我跟李同林出去的，不是想逃，有別的事，他死了！」這個安東元立刻拉着全宗明的手腕子帶着他向外闖，口中却在大聲說道：「我們趕快報告，請求小隊長們查一下子，我們担不了這種事，小全，是不是？」全宗明忙的答應着道：「一點不錯，該着我倒運，是從我這一隊走了一個，他真害苦了我。」兩人再到了柵門邊，外面的軍兵，正好把門開了，向裏走進來。

這個安東元用力的碰了全宗明一下，他雙脚一併，作出立正的姿式，身軀挺得筆直，全宗明此時也沉住了氣，知道這個安東元是成心救自己，他也照樣的身軀一挺，脫口而出的喊了「報告」二字。這一來，這兩個個人全是理直氣壯的情形，進來的兩名哨兵立刻喝問：「什麼事？」更用電筒往他二人身上照了一下，看到他們胸前配帶的符號，全宗明立刻說道：「在聽得槍聲之後，才發覺這一隊苦力中，逃走了一個李同林！別的人一個不短，我們因為當時監視住這些苦力，恐怕他們暴動，我跟安東元這才想向外面招呼人，再重行點名，以便細查別的隊是否有脫逃的。」說話是很坦然，他手裏這條繩子，始終是沒撒手，越發的幫助了他，哨兵們認爲他預備追上逃犯好捆綁。

吳伯輝

此時更有警衛隊的官佐，也他帶着軍兵巡查過來，此時這一就攔，天可就亮了，接當時的情形，全宗明就是脫過眼前這場禍，凡是跟逃犯接近的，可全要被毒打一頓，向他們身上追問，不過趕的真巧，現在碼頭那邊已經有運輸船開到，有一大批重要的軍火立時啓運，原有的人力恐怕還不夠應用，警衛隊的官佐們現在只要查明只有一個逃走已被槍殺，別的人一個不短，他們就不再盡力追究。以便仍然利用這班苦力們作牛馬，這種機會，全是不容易的，官佐帶着軍兵，趁勢的齊隊點名。在這種地方，全是被難的人，不到萬分不得已時，誰肯多開口，送別人的命。全宗明因此便脫過一頓毒打。明是有幾個知道全宗明夜間也出去了，可是就沒有有一個透露一字的。

當下點名之後，一個不短，官佐們對於全宗明不但沒責罰，反倒勉勵了一番，叫他此後嚴厲的監視苦力們，當時就算把這場禍脫過去，全宗明對於這個安東元感激萬分，自己越發的警戒自己，終歸是遇上事不能鎮定，當時若沒有安東元這麼應付，替自己遮蓋這一下子，恐怕此時自己早作了槍下游魂，全宗明知道這個安東元，他在這裏大約和自己一樣了，有作用，可是立時齊隊出發，全宗明決不敢向安東元再多說一句話，以免露了破綻，毀了自己，那是命裏該當，別再連累了救命恩人，好在錯開這個時候，總可以有機會向安東元細問，自己已經毀了一個好幫手，現在能夠結識到這個人，並且他很

能幹事，個人對於蒲岩山這班人替他臥底計劃，再有這個人相助，是一個最好的大幫手了，隨着大隊出發，到公路上時，全宗明他也看見了金成水申志宏，自己也放了心，因為他們往外退時，也是十分危險，可是全宗明決不向他們多看一眼，反正彼此全知道安然無恙就是了。

且說申志宏金成水，容這大隊輸送隊全走過去，這才跟着從公路邊悄悄退下來，回轉那片廢墟的破房子內，安庸生也是十分懸念着，因為聽到小林龍子的報告，這個老頭子提心吊胆，金成水申志宏這時時刻在公路去上等待，安庸生也是起坐不安，好容易盼兩個人回來，一看兩個人的面色，安庸生放了心。

來到裏面，安庸生道：「我猜那個全宗明，一定保住命了。」金成水道：「你猜的不錯。我們已經看到了他，這算我們這些人的幸運，只可惜那個李同林死的太慘了，想不到他剛剛的要為我們事情盡力，竟首先送了命，說起來，還是我們要了他的命，真叫人痛心！」安庸生道：「沒有什麼痛心了，現在我們可不是對別人不關心，想想我們自身：來來的事，不過結果也一定和李同林一樣而已，我們現在只有盼我們的圖謀計劃全能實現了，我們死也就甘心了。」

金成水道：「頭一步的事已經辦下來，這裏人多了，反倒容易露馬脚，你還是趕回

蒲岩山向他們報告，並且叫他們趕緊着手預備一切，跟全宗明所定規的，我們叫他作的事，不能完全作到，不過機會是決不許錯過，倘若他得到確實的消息，認爲是我們下手的時候，我們一切佈置的力量不夠，所預備的東西不能早早的齊備，那可就算我們誤事了，小滄小楓兩個人身上的傷雖則沒有妨礙，可是留在這裏沒用，請你把他二人帶回蒲岩山，那裏容易治療，也可以療養，他們能早早的好了，一樣的爲事情能盡力。」小滄小楓兩個人全不願意走。

安庸生也認爲這個地方很危險，公路一帶是這麼重要的地方，何況奉天培等所領率的人，已經加緊行動，這個地方難免就要被搜索。查到，所以也竭力勸着小滄，小楓先回去，並且早晚對這邊下手時，也是得從蒲岩那邊分配人過來，你們照樣的能跟隨來。小滄小楓這才答應跟着安庸生暫時回轉蒲岩山，安庸生帶着這兩個小弟兄走後，當天是沒有事了，到了第二天，天一亮，金成水、申志宏、小林、龍子趕到公路邊等候信息，但是這一天的工夫，算是白白在公路邊耗下去，軍運是特別忙，大隊的人在公路上一天往返兩次，可是軍兵監視的也嚴厲了，放哨的兵比平時加了一倍，尤其是貼近公路邊的小販們，時時被驅逐，趕得遠遠的，只有他們從倉庫那邊空着車子，空着身子出來時，還可以抽冷子趕着作些生意，趕到從碼頭回來，公路邊是一個人也不准貼近，這

往返兩次中，全看到了這個全宗明，可是他對於金成水絲毫不作理睬，小林，龍子冒着險，追趕幾步，可是他連頭也不回，這樣一連兩天的工夫，金成水跟申志宏全是耐着性情的等待下去，知道向他所要的重要情況，不能太匆促了，並且他在裏邊也是不容易得到機會，不在十分穩妥之下，他也不敢向外傳遞信息。

海邊這一批物資整整運了三天，就在第三天中午之後，是他們輸送隊第二次出發，小林跟龍子仍然是小販，因為他們在這裏出現之後，倒不敢改變模樣了，可是這次看到了全宗明，他又是督率着一隊軍用手車，一共是四十多輛，他這一隊是一百人，小林龍子雜在別的小販中，跟隨着跑了一陣，兜攬買賣，金成水申志宏可全躲在遠遠的，這幾天已成習慣，小林跟龍子只要往前趕一程，全宗明不作理睬，也就不便再跟着往前跑，一定是沒有信息了，這次還是照樣往前追了一程，兩個人是十分失望的，他們雖不站在一處，隔開幾個小販，不過互相看了一下，可是他們決不能在這種時候就走，那一來叫人看着可就可疑了，必須隨着其他的小販一齊的散開。

這個全宗明，提着一條木棍子，耀武揚威的喊着罵着，已經出去有一二十丈遠了，突然苦力中又有一個犯了規矩，他的車子跟別人的互撞在一處，彼此還在罵起來，全宗明他舉起手中的那根木棍，從手車的後面探着身子向前面打，他一根棍子打下去，木棍

子竟折成兩段，靠上半截尺許處竟折斷了，他把手中折斷的這塊木棍，用力的往這邊一甩，口中還在罵着，把那落在車上的多半截又抓起來，劈叭的照着前面的苦力就是六七下，被打的怪叫着，緊拖着車向前面逃開，這在公路上，隨時可以看到這種情形，當苦力頭的這變打，還算便宜，軍兵們若是一犯了野性，他們就是大槍柄，搗一下，砸一下，全得帶傷，這種地方，全成了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

這一隊苦力們過去，金成水他雖則站在很遠的地方，可是這種情形看得清楚，不禁心裏一動，向假扮老花子的申志宏以目示意，申志宏趕緊溜到了小林身邊，掏出幾個錢來，買他籃子裏很賤的食物，抽冷子低聲說：「看見了麼？那段木棍子要把他拾來。」小林一邊拿着食物，一邊也低聲說：「恐怕沒用吧？他連招呼全沒打。」申志宏扭轉身來說了聲：「不管是不是，不拿叫別的小販拾去。」小林趕緊的提着筐子，一邊吆喝着，一邊往前走，到了那段公路邊，他把籃子放在那，坐在那歇息，順手把這塊木棍子抓起，在土上畫着玩，他畫了半天，見沒有人理會他了，他這段木棍子放在籃子內，仍然在這一帶鬼混，耗到黃昏左右隨着一班小販們散開。

申志宏，金成水已經看見小林把東西拾起來，兩個人先行撤走，回轉破房子內等候，小林籠子跟着也回來，到了裏面把那段木棍子取出來，含笑向申志宏道：「申伯

伯，你真是好眼力，你把他趕緊找點什麼弄開吧，這裏邊是有東西了，我剛拾起來時看了半天，找不出毛病來，可是，我終歸看出折斷的地方是早先作好了的破碴，他故意的從這個地方弄斷了，可是我弄不開，不知道裏面藏着什麼？」申志宏接過來，仔細的看了看，忙的遞給金成水道：「你用小刀子劈開，裏面夾着東西了。」金成水把這段木棍子接過來，把外面的一層油泥用布拭淨，果然這個木棍上面現出極細的一條裂線，這是劈開後又合攏的，趕忙把小刀子取出來，插進這道細縫內，用力一撥，木棍已經當中分開，裏面藏着一個三寸多長的紙捲。

金成水把這個紙捲慢慢地展開，紙是極薄，舒展開竟有一尺見方，金成水跟申志宏看到這張圖跟上面的字，十分驚疑，畫的非常詳細，註解的也清楚，整個的清野部隊所佔的面積，以及裏面所有的建築，全畫的清清楚楚，連每一棵電桿子，以及裏面保留下來原有的樹木，全沒有遺漏，仗着裏面的房屋不多，除去三座大倉庫，就是營房，這樣他這張圖，就容易畫了，所有裏面出入的道路，電桿子樹木的高矮，全標明了大致的尺寸。

後面更詳細地寫着這個清野部隊，他就是一個極大的兵站，裏面常川住着兩個大隊，他們隊的編制不同，這兩大隊，有二百多人，每夜防衛巡查總有四十多名軍兵，散

佈在圍牆的內外，這個全宗明他在這張紙的後面更簡單地寫出，李同林已死。他自己當時遇到了一個救星，算是救了他的命，這個人他真實的姓名叫崔東元，是一個極有血性的漢子，這張圖完全是他幫着畫下來的，自從那夜出事之後，防範得越發嚴厲，我們時時有危險，這一連三天的工夫，倉庫內運進大批的彈藥，內中可有四百箱完全是重量的爆炸物，雖則箱子上面的標記我們認不出來，可是從重量上已經判明裏面絕不是子彈，這三天的工夫，足足運進一千多箱，據我們調查，還等待第二批軍火到了時，可就全部運赴關東，這批軍火若是叫他運走，那可是我們的損失了，不過現在對於進行的事也增加了幾分困難，因為大批軍火入了倉庫之後，對於防衛上也增加了力量，每天夜間比平時多了一半人，我們的人若想入倉庫內必須在動手一兩小時內，能夠闖入倉庫的圍子內，想早進來沒有地方潛伏隱匿。全宗明跟這個崔東元，還願意知道動手詳細的情形，用什麼手段來破壞他全部的倉庫，這種事絕不是輕舉妄動所能作的，計劃的稍有不週，只要一失敗，可要毀了，所有的人恐怕要完全犧牲在裏面，所以他們必須要知道動手的方法，他可是最後囑咐，軍部這邊不知道得到什麼信息，監視的特別嚴厲，所以想傳遞信息時必須要十分謹慎，只要被他們一起了疑心，可要毀了！

金成水跟申志宏把這張圖跟上面的字，詳細地看過之後，金成水向申志宏道：「事

情真有出我們意料之外的情形，這個崔東元分明就是我們蒲岩山這個新朋友的胞弟了，崔日山曾經說過，他們弟兄三人全分散開，那個崔東山已經跟他胞兄見了面，這個崔東元生死不明，那知道竟會落在這裏，現在有他跟全宗明和在一處，是我們極好的幫手，他們弟兄三個全是這麼有本領，有胆量，可是現在我們把這個重要信息得趕緊送到蒲岩山，事情遲延不得，這種機會放過去，不知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找到我們動手的機會了，這樣我想親自趕回蒲岩山和他們決定下手方法，和時日，你們爺兒三個留在這裏，我或者在蒲岩那邊也許多耽擱一天，明天我若是不能回來，你們照舊的到公路邊等候，行動上可要千萬多加小心，全宗明他若是不向你們打招呼，你們千萬也別接近他，現在我們沒有信息遞給他，只有保持着別斷了連絡，尤其是這裏也不要放大意了，時時地提防着有人到這裏搜索。」

五 蒲岩搬兵

申志宏點頭答應道：「告訴金成水這裏的事不用擔心，我自能隨機應變的應付，不過你這時走，到了蒲岩恐怕也就天亮了，你也得多加小心，這一帶最近順着公路邊隨時有軍部那方面的人，明着暗着出現，你要隨時警戒才好。」金成水道：「志宏哥你這個

話，我要緊記一下，我們最怕是對於敵人輕視以及常走的道路，認爲已經來往數次，全沒有一點意外的變故，在這種情形下，最容易毀了自己，我們現在的行動，無論站在如何安全的地步，也得時時警戒着自己，我應該這樣，你們在這裏，也是要一分一秒的不放鬆，這樣才能真心保得我們的安全。」

金成水囑咐完了，他立刻把手槍子彈全埋在破房子前，磚堆內，告訴申志宏萬一遇到非常變故，隨時可以把他取出，金成水帶着這張祕圖，趕回蒲岩山，可是他一路緊走，居然在天沒亮前已經到了蒲岩山邊，果然這一帶情形緊了，順着公路前，每隔幾十咪就有一名放哨的軍兵，他們已經在防範着認爲這一帶屢次出事，所以從釜山到這裏全在警戒着，不過他們雖則這麼嚴厲的防備，依然阻止不住這般人的行動。

金成水從蒲岩山南山角這邊翻上來，山上這邊跟軍部們一樣的佈置，從山邊一直地到石洞那邊，在夜間也是有人當川把守，金成水到了山腰上，用自己所定的暗號，向上面問着路走，咸濟水，在這裏把守着，把金成水接上山來，順着這條山道，一直地往斷岩這裏走過來，李宏達，李誠樸，全奉命在這一帶哨戒，接應着到石洞這邊，這時天已經亮了。

崔芳林正在斷岩高處瞭望着附近一帶，聽到了李誠樸的報告，他趕忙迎了過來，拉

住了金成水的手道：「你辛苦了！一定能給我們帶回來好消息。」金成水點點頭道：「正如你所言，咱到裏邊去細談。」崔芳林忙向李誠樸道：「天已經亮了，你們照舊按着白天守衛的方法，把裏邊的人完全撤向山邊，監視着東西山頭，我們現在到了最重要的時候，只要一有意外的變故，我們可立時得全部撤退，現在我們所預備的這些東西，一點點不能損失了。」李誠樸答應着，趕緊退去。

崔芳林跟金成水到了斷岩下面，金成水知道現在山頭瞭望那麼吃緊，趕情他們這裏，工作已到了緊張的時候，這四個石洞到有三個裏面發出叮噹之聲，是在製作着什麼，金成水微微一笑，向崔芳林道：「你們這裏工作得到很緊張。」崔芳林道：「現在我們得到了兩個極好的技師，我們的人沒有一個閑着的了。」說話間崔芳林領着金成水走進西邊頭一個洞，只見裏面正是玉貞嫂，冬梅嫂，喜元嫂，安惜貞，李淑雲，金溶涓，崔靜子，這七個女的，各自手底下全操作着，這裏趕情成了一個小小的兵工廠，他們每個人，全在整理着一種爆炸物，金成水對於這些東西不十分清楚，可是他這個人平時很留心，什麼全注意，現在他已經看出他們現在所作的就是各處傳說游擊隊中所發明的一種爆炸藥包，這種東西很靈巧，容易作，雖則沒有手溜彈的力量大，可是因為他體量小，身上容易藏帶，這種東西只要拋出去，一兩丈內的人也能受重傷，尤其是發火的

力量大，能夠燃燒，現在他們已經作出十幾個，正在裝着藥線。

跟着又轉到第二個石洞，聲音正是從這裏發出去的，這裏邊是成濟水，跟崔日山，鄭匯泉三個人正在各拿着鐵錘鋼錐，他們在裝製着一個一尺多大的銅器，這件東西金成水看着可不懂了，向崔芳林道：「芳林兄，這是作什麼？」崔芳林道：「不要說你不懂得，連我也不懂得這些東西，你還不知道，那位全應民已經到了，這全是他給我們帶來的一切應用之物，他這是作三個極大的電雷，這件東西據他說，要看釜山那邊的情形再定使用的辦法，這件東西有兩種用法，倘若是我們的人從容暗入倉庫，可以用電流來操縱這個電雷爆炸，但是那種種危險的地方，或者就不能像我們所打算的那麼容易下手，那就裝上另外的機件，用定時爆炸之法，把這件東西設法帶進倉庫內，叫他在一定的時間內，爆炸起來，因為這種東西爆炸的力量太大，下手的地方又這麼困難，這件東西爆炸時他佔的面積太大，不用這種方法，自己的人絕走不開，十幾丈內，全得被炸飛了，可是我們下手時必須要成功，不許失敗，不用這種東西恐怕不容易把倉庫全部毀滅，因為凡是大型爆炸物，外殼全是十分堅固，破壞他時恐怕手溜彈一類的東西全炸不開他，非得使用這種最厲害的爆炸器，只要把他倉庫內的大型炸彈，炸開一個就算成功了。」

金成水點點頭道：「這位朋友在那裏？快帶我去看看他。」崔芳林領着金成水來到第三

個石洞。

只見這裏有奉天培，李華森，池野木，咸銅堅，另外一個年紀在四旬左右，這個人生得身軀健壯，骨肉堅實，尤其是他兩眼帶着一股子威風，態度上又沉重，又安詳，正在低頭指點着李華森，池野木，兩個人手中所整理着的兩件小巧的機件，此時他見崔芳林跟金成水進來，也在抬起頭來，崔芳林忙向前招呼道：「應民兄，這就是和你說過的到釜山去的弟兄金成水。」金成水趕忙的走向前來，跟全應民握着手彼此含笑打招呼，金成水道：「我們蒲岩山這點弱小的力量，時時盼着你這支生力軍，尤其你竟會這麼快到來，這是我們蒲岩山所有的人最盼望的，你真是多才多藝，一切事全仗着你指點我們了。」

這個全應民含笑答道：「成水兄，你太客氣了，我們全是同樣受到多年壓迫，如今我們全這麼組織起來，誰有多大力量，全把他使出來，爲我們一般受壓迫慘死的同胞們復仇，我知道的極清楚，成水兄，你是個最精明強幹的人，你很能夠爲眼前這些事發揮極大的力量，我們此後全不要客氣了。」金成水跟全應民崔芳林全落坐，金成水把釜山那邊跟全宗明會面的事，詳細地說了一番，崔芳林等聽着又驚心又憤怒，恨聲說道：「這種情形越發叫我們堅定了信念，我們決意的咬着牙作下去，事情不能作到了，任憑遇

吳的輝

到多大困難，受多大痛苦，絕不向困難痛苦低頭。」

金成水從貼身處把那張祕圖取出來，遞給崔芳林，崔芳林跟全應民，全在仔細地看
着，金成水忙向池野木道：「我一回來，眼中所看到我們蒲岩這裏竟會有這樣力量，驚
喜得把一件要緊的事都忘了，你快去把日山叫過來，我叫他喜歡一下。」池野木趕緊地
到旁邊的石洞內，把崔日山招呼過來，金成水拉着他的手說道：「日山！我向你報告一
件大喜的事，你聽了應該如何歡喜？你那個胞弟崔東元在釜山了，現在更跟我們結合成
一道，你們骨肉全可以團圓了。」崔日山果然喜歡得向金成水道：「是真的麼？我這一
個弟弟還會活着？」可是崔日山跟着流下淚來；慘然說道：「可惜我爹娘死在鳳來村，
我爹娘也是最喜歡東元，他雖然還活在世上，可憐爹娘可全死在惡勢力之下。」說着
話，他把金成水的手放開，向崔芳林道：「芳林兄！我要求你！只要到釜山倉庫行動
時，無論如何，你可得叫我跟隨了去，我要跟我胞弟見一個面，我現在兩個胞弟全有了
下落，我沒有什麼掛念的事了，我願意擔當最重的事，把我的力量完全用出來，我願意
流到最後一滴血。」

崔芳林點點頭道：「日山！你放心！一定會叫你去，你趕快把手底下的東西預備
好！我們行動的時候已經不遠了。」崔日山趕緊的回轉第二個石洞，照舊去工作，這裏

全應民跟崔芳林把這張佈仔細地從頭至尾看了兩遍，崔芳林向全應民道：「他這張圖畫得很詳細，我們手底下所用的東西，幾時可以完全製好了。」全應民道：「不會誤事，頂今夜晚間全部可以預備好，我們隨時可以趕奔釜山，不過接着全宗明他這上面所寫的，他還要有最後一次的信傳出，我想我們也可以早一點出發，因為我們帶着這些東西，人必須散開走，並且此番出動，人少了不夠分配的，可是人多了，我們走着也有極大的危險，所以得提防着，全宗明那裏有緊急的信息傳出來，我們的人就得立時到了，在這種軍事吃緊的時候，軍部那裏也是一樣，他們只要接到一個命令，也是一點鐘不許停留，就得遵照着命令去作，萬一他這批軍火，一運走了，我們可就落個前功盡棄，白白地盼了這麼多日子，你想是不是？」

全應民答道：「此次去釜山辦這件事，可是人人有死的威脅，並且使用我們所做出來的這些東西，一個運用的不得法，就容易誤事，我打算把人集合齊了，我們所有的人，不論老少，不論男女，凡是參加我們這種組織的，責任全是一樣，沒有輕重，我全應民平時就主張着年歲大的固然是老成持重，經驗多，閱歷多，可是英雄出在少年，勇氣也是一般少年們比我們大，臨到危險的時候，有時比我們敢幹，尤其是一般女的，不要輕視他們，他們機警心細，尤其是我們這種秘密行動，在他們身上更能發揮出力量

來；我雖則沒趕上，可是我已經聽說過，玉貞嫂，李雲嫂蒲岩山邊，那一回事叫入翼敬服，所以等到晚間把人集合齊了，我們這次絕不是派兵遣將，完全是我們所有的人，各尋自己的死路的時候，我得把行動起來，必然有的危險，詳細的告訴大家，叫大家自己付量，自己的能力，各人担任各人的工作，我們絕不能有絲毫隱蔽危險，只用鼓勵的方法，叫大家去拚命，唯有先把危險困難實際的情形，完全說出來，我知道我們這般人中，絕沒有一個怕困難，怕危險的，這樣各自選擇自己能應付的事情，担任去作，才有完成任務的把握，芳林兄！你認為這樣對不對？」崔芳林跟金成水等全點頭嘆服。

崔芳林更告訴金成水：「這蒲岩山大約我們也不容易長久在這裏站住了腳，尤其是最近幾天，已經有兩次軍部裹帶着人，在山邊一帶查看了邊山一帶的形勢，他所最注意的就是東山老林，幸而這幾天，我們把老林附近一帶的痕跡，消滅得乾乾淨淨，他們查看過之後，似乎放了心，現在公路上可是十分緊了，這一段公路已全派了軍兵常川駐守，沿着公路上，每隔開不到半里地，必有一兩個流動的哨兵，好在我們最近爲得保全蒲岩山根據地的安全，決不在這一帶，再有行動，並且奉天培所領率的弟兄們，分頭在雙河口，白石岩，黑雲洞一帶不時的出動打擊他，威脅着釜山軍部，所以他們不十分注意蒲岩山這裏，不過我們也是時時有危險，只有趕緊下手，事成之後，我們或許全部離

開這裏。——金成水深以爲然。

這一天的工夫，石洞裏是加緊的工作，全應民李華森更全親自動手，趕到黃昏左右，全應民手下最得力的人名叫白永義的，他從雙河口回來，帶來許多重要的材料，現在破壞電網，接引電流的材料已經全預備在手下，這裏一切東西，就算齊備，從釜山出發隨時可以走，趕到了晚間，崔芳林仍然派李宏達李誠樸金達元安庸生這四個年歲最大的，他們往東西山邊和南北山頭駐守瞭望，其餘的人，可全集合在斷崖石洞這裏。

等到月光上來，全應民跟崔芳林把大家集合一處，全坐在山溝內石洞前，大家圍了一大圈子，現在這裏所有的人除去四面山頭瞭望的四個人，以崔芳林全應民爲首，申志宏是仍然留在釜山附近，這裏是朴劍山，池野木，咸銅堅，咸濟水，崔日山，奉天培，李華森，白永義，跟小楓，小滄，這全是男的。現在連申杏林，孔煥方，許建南，這一班人已經在這些天中，各自集合自己的舊日弟兄，散在釜山附近一帶。

此時崔靜子李淑雲，安惜貞，金溶湄，冬梅嫂，喜元嫂，玉貞嫂，也全圍在近前，因爲白天談話時，全應民所表示他個人的見解，有一多半全沒聽到，由崔芳林向大家說了一番，自己更向大家說道：「我們此番在虎口餘生之下，暫時保全活命，隱匿蒲岩山，不過是被逼得不得不走這條路，可是決沒想到我們的力量會壯大的到這樣快，現在

更得到全應民，奉天培，崔日山，李華森這幾個最有力量的幫手，對於我們眼前所圖謀的事，給加厚了極大的力量，尤其是這位全應民朋友，他比較着崔芳林可就有天淵之別了，他的經驗閱歷，策劃一切，全能夠計劃週密，應付得法，只這幾天的情形，你們也看得出，現在我們不必拘束於什麼名義，原本是大家推舉我作一個領導人，現在我們要實際作我們這件多日圖謀的事，只有請全應民來作我們的指揮，此次的事我們決不能十拿九穩的准操勝算，我知道所有的人，自己全清楚，現在所處的地步和我們所受的慘痛，未來的危險，我們決沒有什麼好希望，我們全明白能夠倖活到今天，已經是很便宜了，大家看得明白，我們全弄成無家無業，沒有立足之地，那是我們求生之路，還從那裏去找一塊安樂土，容我們棲身，我們與其和過去遭到屠殺的人一樣死，就不如我們現在選擇的這條死路，還落個死也值得，不能這麼白白的把命犧牲了，事情已經擺在面前，我們一定是這麼去作了，現在請全應民朋友說一說他計劃的下手方法，我們在這種情形下，誰也不許再有半分客氣之意，雖然是沒有怕死貪生的人，可也不要再有爭強好勝，只顧了一時的意氣用事，反倒容易破壞了全局，現在就請全應民朋友和大家講一講。」

全應民此時向眼前這班人看了一下，說道：「我們所有的人，不論老少，無分男

女，不用問，所遭遇的大致相同，全是沒有叫我們再活下去的希望了，正如芳林兄所說的我們現在很有些違背人情，人全是求生，我們偏偏求死，這種事說起來，叫人痛心死，這不是逼迫我們非走向這條路不可，但是我們死的不甘心，更因為終歸不能避免一個死字，我們在這種時候就要找尋死的道路，死的代價，這是我們現在敢大胆的這麼去作，沒有畏懼，沒有退縮，所以連十幾歲的孩子們全這麼勇往直前，像我沒到蒲岩山之前，玉貞嫂李雲嫂，那種叫人可歌可泣的壯舉，這全是自己明白決不能長久活下去才想咬定了牙，百折不回的要掙得死的代價了。此次去釜山，我們這件事伸手辦起來，困難多，危險多，凡是去的人大致只能去，不容易再回來了。」

六 氣壯山河的聚議

全應民說到這，話頓住，長呼了一口氣，接着說道：「我全應民說這個話，論起來，與現在的行動上不利，可是攔在我們這班人身上，不只於不會畏懼，反倒加增了幾分勇氣，就是要跟這種困難危險拚鬥到底，我們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們這次的圖謀如願，他這個清野部隊的大倉庫，據我們所知道的防衛倉庫的兩大隊軍兵，全是挑選出來極有力量的隊伍來担任，現在就仗着裏邊兩個替我們臥底的全宗明崔東元他所傳出來的

倉庫全圖，我們是深信不疑，只有照着他這張圖去作，可是我們人進去少了，絕對不成，因為他倉庫是三處，按他圖上畫着，成品字形，彼此間還有相當的距離，此次動手必須全部給他毀滅，所以這三處得同時下手，我所預備爆炸的東西，必須把他帶進倉庫裏面，這是最困難的一件事，每一處倉庫，至少有兩個人，這是無可再少了，按全宗明崔東元所指出來倉庫附近的崗位，這還得說他臨時沒有變動，固定的是三個人，可是通着兩處部隊的營房，還有兩個崗位，和倉庫這邊雖則隔着五六十呎遠，可是看得見，在動手時，必須同時把這幾個崗位消滅，可是他們還有隨時出來巡查的官佐，這是不能推測準有幾個人出來，我們想這件重要的爆炸物早早的帶進去，是不可能，這只有臨時動手，把崗位消滅了，還得不叫他發作起來，同時要被壞倉庫的鎖，這件事有大困難也有大便利，仗着他倉庫的鐵門，全是明鎖，任憑他這種鐵鎖鐵門多堅固，我們要利用附近電桿的電流，可以立時把他鐵門的鎖弄掉，把這件爆炸器送進倉庫之後，把上面的線引出倉庫外，只要容開這種時間，轟炸不過是一舉手之勞，我們雖則是必死之心，可是倘若三處倉庫全容我們把爆炸器放進去，從外面用電流一勾上線，倉庫立時能成灰燼，我們的人同時往外衝，但分能逃出來，還是往外退，按着我所計劃的就是在我們動手的同時，釜山週邊，我們外面所有領率的弟兄們也就同時擾亂他這裏牽掣住市鎮的隊伍不

能兼顧，只要倉庫那邊一轟炸起來，倒不必再顧慮他守衛倉庫的隊伍了，他們全不易再逃出來，可是這種情形是萬分危險，自己的人退得慢，不能立時奔出圍牆，也就同時要毀在裏面，試想整倉庫的大型炸彈跟炮彈，轟炸起來，倉庫一帶所有的建築物，就完全平了，在情形最緊急時，只要人逃出來，奔一個指定的目標緊着退，就是在他倉庫以東市鎮的東北角那一道河溝子，那是我們這班逃出來的人保全性命的地方，只有那裏才能躲避開轟炸飛出來的彈片，這件事凡是去的人須要自己忖量一下，誰能擔當什麼事，自己選擇，我全應民決不願意派遣。不過有兩件事不是別人能作的，第一是破壞電網，他這種電網很厲害，雖是我們有破壞電網的傢伙，可是對於電力上十分清楚的人，這只有李華森白永義二人，他們手底下全能幹這種事，更可以照顧進去的人，不致早早出了危險，因為這種事關係很重，他這軍部裏完全是自己裝的發電機，倘若下手不懂得線路電流的力量，出了差錯，人是當時死，更把全部的事全誤了，這兩個入就算指定，他們照顧所進去的人，闖過這道電網，從圍牆裏翻，倒沒有困難，這早早預備好了軟梯，往牆頭上一搭，進去的人，可以很快的越過圍牆，他二人更得跟進去，動手往電燈桿子上接線，好燒他的倉庫門鎖和接爆炸器的電流，但是這是我們的臨時計劃，萬一到了實不得已時，不容我們從容下手，那時大家只有抱定了犧牲的決心，用爆炸的藥包，把這大

型的爆炸器引着了，可是動手的人不易逃開了，但能夠容得我們緩開手，還是不用最後的方法才好，我所作出來這些類似手榴彈的炸藥包，更爲是提防着萬一收拾一班守衛軍兵時，已經被他們護倉庫的大隊發覺可是只用三四個人把這炸藥包扔出十幾個，就能防止住他大隊的軍兵前進，叫他決不能再撲到倉庫這邊，但是這種情形全是和他們同歸於盡的辦法了。現在請大家仔細想一想，誰願意擔任那一種工作，自己忖量一下個人的能力，我們大家再商量，是否可行，這件事不容有絲毫含糊。」

全應民說到這，此時崔日山成濟水二人首先站起道：「我們二人願意先隨着進去，破壞第一號第二號倉庫，我二人願負責到底，任何情形下，也必要叫他完成爆炸。」池野木跟着說道：「你二人担任一二號，第三號就歸我吧。」

全應民點點頭道：「你們去當然是可以，願意擔任這件艱巨的事也應該，可是收拾崗位下手破壞倉庫的門，往裏送爆炸器，這可是同時，你們弟兄三個担任了入倉庫的任務，那麼收拾崗位又叫誰去作，對軍兵們動手，手疾眼快，力氣大，就是不同時收拾，分開動手，也得快，不能叫他喊出聲來或是開了槍。」這時奉天培站起來說道：「我看最好我跟成濟水崔日山收拾倉庫前這三個崗位，還有兩個衛警部隊那邊的兩個哨崗，也必須同時下手，可以叫池野木成水二位去担任，這樣把倉庫前的障礙完全去掉，我們

同時在破壞倉庫的門，往裏送爆炸器來得及。」

全應民點點頭道：「這幾位我認爲很能勝任，現在可不是認定了誰不肯努力，怕死貪生，年歲太大的人手脚底下失去靈活的力量，決不能動手，只要當時稍一耽擱，就要弄個前功盡棄，徒自犧牲，不過蒲岩山頭這裏是決不用留人了，我們這些人全體出動，這麼辦我跟芳林申志宏也一同進去，我們三個人親自動手破壞倉庫，足可以成了。」

可是崔靜子先不肯說話，此時他頭一個站起來，李淑雲金溶涓安惜貞不約而同的跟着站起來，崔靜子首先說道：「應民叔叔，我們在蒲岩山盼了這些日，可等待的是這變一天，難道我們就守在老家等着麼？不成，說什麼我們也得隨着出動，入倉庫往倉庫裏運爆炸器，接線引線這些事我們全作得來，我們願意擔當這些任務，應民叔叔你放心，我們不會誤事，毀了自己毀了大家。」安惜貞等也是同樣的要求。

全應民搖了搖頭道：「姑娘們我話已經說在頭裏，這不是爭強好勝的事，不錯，你們全能心靈性巧，胆量也有，可是現在說着容易，身臨其境，稍一慌張，可就要誤了大事，姑娘們這不是你們能作的事，不必強要求。」崔靜子立刻怒容滿面的說道：「應民叔叔，你從那看我們不能跟你們同樣的去幹，我們自認作得到的事，一定能作到了，這次的事情應民叔叔你也得想想，此番去的人不容易再回來，事情得手，也不能把軍部那

邊看得太沒有力量了，他們全是挑選出來的部隊，經過多少戰陣的，恐怕就是得手，所去的人也不容易全逃出來，我爹爹他決不能留在這，他一定跟隨了去協同動手，我看得很明白，能夠再活下來，那是妄想，我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這件事作到了給他們一個沉重的打擊，消滅了他的力量，毀壞了他大量的軍火，我們把命，全賠上也就甘心，我爹爹和一班叔叔伯伯們在這場事上犧牲之後，請問留下我們怎樣活下去？我們情願在這場事上同歸於盡，倒覺得甘心，應民叔叔，你不必再顧慮，姪女雖則是一個女孩子，但是坐在這個時代，自己看得明白，早已注定了自己的命運，我們姐幾個早已商量好了，不願同生，但願同死，我們流落到那去，也沒有好好活下去的希望，還不如這麼轟轟烈烈的作一下，自己死了也覺得甘心樂意，你答應不答應，我們不管，我們決意跟着去，誰也攔阻不住，反正不是我們力氣作不到的事，我們就能作，不怕死，不畏懼，不慌張，不粗心，應民叔叔難道還不成麼？」

崔芳林一旁答道：「應民，你思索一下，他們跟着去，與事情上沒有影響，多少能幫忙，你就成全他們吧。」這時喜元嫂，冬梅嫂，玉貞嫂，也站起來，玉貞嫂道：「我們不願意早早的要求什麼，靜子妹妹若是不發話，今夜我們決不多言語，可是我們已經早商量好了，決意是一同往釜山，我們別的不能夠作，消滅他十個八個人，還可以，現在

已經作出來那麼些爆炸藥，我們難道還不會使用麼？應民叔叔，此次的事情，又不是人少能作得到的，正應該叫我們這姐妹幾個也把所有的力量拿出來，你們這班人，若能夠完全到了裏面，還得着當時的情形，是不是能夠像你所計劃所打算的？倘若事情不能如意，臨時出了意外的打擊，我們既然全抱着必死之心，又何妨在不可能之下，也叫他能了，現在槍是足夠用的，子彈手榴彈爆炸藥包，每人全可以帶足了，萬一當時露了馬脚，被他們早早發覺，應民叔叔，你們這班人正可以破死的阻擋他們，我們姐妹七個在那時正可以衝進倉庫，爆炸起來，叫他任憑有多大力量也無法挽救，按應民叔叔那麼計劃，那完全是一切順利得手，不得手倉庫打不開，他們裏面有那麼多隊伍，沒說是全衝上來，只有四五挺機槍，試問我們去的有限的人，還逃得開活得了麼？那會容到你一邊抵抗一邊動手，應民叔叔，還是打算好了，就是我們這班人，在任何情形下把我們所作的事情作到了，弄個同歸於盡，不也乾淨麼！能夠在這種情況下逃出來的，算他命大，這樣方覺有把握，就這幾位有年歲的，腿腳慢的，但是他們，開槍總還可以，一樣叫他們跟着走，現在是同生，下手作事是同死，這才對得起我們金村一帶慘死的數百人，應民叔叔，就這樣辦吧。」

全應民憤然起立，一蹶腳道：「也好，就這樣辦，對不起姑娘嫂嫂們：我先前的打

算全錯了，這種想法對，咱們是預備同死，事後能逃得活命的，算是幸運者，就這麼辦了。不過現在需要這麼多人全進去，我們可要早早的把進去的道路，查勘明白，究竟是那個地方容易下手，因為最後的哨戒線，最礙手脚的，是那個砲樓跟碉堡，這些事現在不必計劃了，我們趕緊預備，大家好好的仔細收拾個人應帶的東西，人多了，走的時候很麻煩，全得分頭散開，到了釜山附近再行集合，我想我們沒有過久的耽擱，現在所用的東西竟全預備好，我們明天，一天的工夫分派把笨重的槍枝，先打發人運走，到申志宏所住的那個廢墟破房子附近掩藏起來，三件較大的爆炸器，也得包紮好了，先運出去，其餘的東西，全可隨身攜帶，那麼明天一整天的工夫，我們也就全安置好了，明天頂黃昏時候，所有的人，一同離開蒲岩山，到了黎明時候，叫嫂嫂和姑娘們趕緊把存的食糧多作出些炒米來，我們每人隨身全得配帶一份，因為到了釜山附近，也需要有兩天的耽擱，全得在野地裏莊稼地內潛伏，所以必須乾糧帶在身邊，我們各人的身邊收拾的越簡單越好，蒲岩山這邊剩下的食糧衣物，把他暫時隱匿起來，我們這次事情作下來，暫時可不能往蒲岩這裏撤退，並且人也得分散開，只要我們的人能夠活下來，唯有跟我們散在外面的游擊隊集合一起，往安全地帶暫時撤退，因為這裏破壞的這麼厲害，他們受的損失這麼大，絕不肯甘心，一定要調動大隊的軍兵在這一帶搜捕我們，我們必須暫

時躲避一下，所以我們雖則在這次行動上，不容易有活的希望，可不能不作這種打算，請嫂嫂們和姑娘們照辦。」

這次只苦了小楓小滄，兩個人是沒法開口了，身上的傷全沒好，乾看着別人，小弟兄兩個不能要求參加，急的兩個人只抹眼淚，全應民知道這兩個孩子是很有勇氣，在這種情形下，他們一定是很痛苦，全應民遂向小楓小滄招呼道：「小弟弟們！不要難過，我知道你們全是很能幹，很有勇氣的孩子，現在身上的傷全沒好，你們已經爲蒲岩自己的組織立了功，此次我們到釜山去，照樣的帶着你兩人走，絕不能單獨的把你們留在這，到時候我一樣派你們別的工作。」這兩人聽了才高興起來。

現在大家已經決定全體出發，趕奔釜山，現在是忙着收拾一切，全應民跟白永義李華森奉天培，這幾個人先後運來一批軍火，現在大槍就有十六枝，手槍有七枝，還有一箱子手榴彈，子彈也充足，足夠用的了，現在已經定規好，由崔日山，李華森，白求義咸濟水這四個人，先把這十六桿大槍，跟三件大型爆炸器，趁着天沒亮時，先行運下山去，這種笨重的東西，早早地先運出去，叫他們一直地先奔釜東公路，附近那片廢墟，破房子內，設法隱藏起來，等着人全到齊了，那時再行取用。崔日山等趕緊準備照辦，雖則還有明天一天的工夫，可是時間上充裕些，所有的東西可以完全帶走，並且可以仔

細的消滅蒲岩山這裏一切的痕跡，不管他是否事完之後，是否還能回來，總要叫他不再留下這裏曾經有人盤據過的痕跡，所以整忙亂了半日的工夫，把所帶的東西完全整理好了。

七 磚窰匿跡偵查碉堡

崔靜子等幫着冬梅嫂一般人，趁着天快亮的時候，分散開，把炒米完全預備出來，這姐妹七個人，可夠忙的了，把炒米弄出來，還得縫着三十個布口袋，把炒米全裝好，每人是一小袋，另外留出七份來，是給夜間走的崔日山等四個人，跟留在釜山那邊的申志宏，小林，龍子預備的，在白天仍然是換着班的在山頭監視下面，這般人可就趕緊地把這山洞裏收拾乾淨，所有的東西完全取出來，應該帶走的放在一處，不用的完全把他埋在山溝內，把四個石洞完全用土石堵塞，這樣把痕跡消滅乾淨了，到了太陽落下去，全應民招呼着大家各自把身上所應當帶的全揣在身上，由崔芳林，全應民，指揮着，在蒲岩山東南山角那裏，先行佈置下人瞭望着，附近有沒有部隊卡車經過。

叫崔靜子，玉貞嫂等，帶着小楓小滄先行翻下山去，順着山壁下，緊走過這一程，接近公路的地方，趕緊地往莊稼地內竄過去，趕緊地招呼山頭上瞭望的人，立刻也跟着

撤下山去，全應民崔芳林等照顧着前面一班人到了莊稼地內，他們才一齊的退下來，就在這黑沉沉野地內一面提防着公路一帶放哨的軍兵，一面防備着過境的部隊，這班人一直地撲奔釜山，現在離開釜山一共是廿四個人，以全應民崔芳林爲首，其餘的人就是運着槍走的，崔日山，李華森，咸濟水，白永義，現在這一隊就是池野木，朴劍山，金成水，奉天培，咸銅堅，安庸生，李宏達，李誠樸，金達元，小林，龍子，女的就是玉貞嫂，冬梅嫂，喜元嫂，崔靜子，金溶湄，李淑雲，安惜貞，這廿四個人，這一夜是緊走，這麼大隊的人，在黑夜間往釜山這麼進發，這可是極冒險的事，仗着崔芳林，全應民，奉天培，池野木，金成水，這幾個入，他們把人分散成五小隊，全隔離開，各走一個斜方向，更叫崔靜子玉貞嫂，冬梅嫂，喜元嫂，這幾個人在公路邊上不時的去查看，那裏有放哨的軍兵，遠遠地躲避開，這一夜的工夫，算是沒出事，離着釜東公路已經近了，崔日山李華森他們找到了，帶着人在這一帶接應自己的人，因爲廢墟那邊不能去太多的人了，現在是仍然叫申志宏留在那裏，因爲那個地方有掩蔽，遠遠地可以看到公路一帶。

好在崔日山等到的時候早跟申志宏小林，龍子，已經在這附近一帶，替他們找好了隱匿的地方，從廢墟這裏再往東出去不遠，有兩座燒磚的窯，因爲這裏離着運輸的公路

近，這兩座窰已經作廢，裏面可以隱匿，並且圍着這兩座磚窰全是莊稼地，窰口雖已經堵塞，崔日山等悄悄地把窰扒開，裏面很夠容留二三十人，並且能在窰口的頂子上，往公路一帶瞭望，只要有軍兵往這邊來時，從後面可以竄進莊稼地躲避，好在全是暫時停留，並不長久呆下去，比較着莊稼地內能夠避免許多危險，崔日山李華森領着全應民，崔芳林等，這二十多人，全藏入這兩座磚窰內，申志宏也悄悄地跑過來，向崔芳林全應民等打招呼。

崔芳林向申志宏問道：「昨天一天公路邊可有什麼信息？」申志宏道：「我們整整守了一天，昨天的輸送隊一天沒出來，我們擔心不要在這種時候出了什麼意外的事，這個全宗明跟崔東元倘若離開倉庫，我們的事，可就要完全毀了，我們更不敢遠離開這一帶。」全應民道：「不要緊！這是你心裏在懸系着，這許是海口邊沒有物資搬運，他們出來作什麼，我們的事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任何情形下也不能阻礙了我們的行動，就是他真個的離開了倉庫，我們也要一樣的去作，絕沒有更改了，今天明天仍然打發小弟兄到公路邊等候，我們這裏簡單的寫一個字條，設法傳遞過去，可千萬要謹慎，事情已經到了危險的關頭，我們無論如何要保持眼前這短短時期中我們這班人的完整，沒動手之前，我們的力量上，不要遭到打擊才好。」申志宏忙答應着，招呼着小林，龍子，照

着過去一樣到公路邊等候，全應民所寫的一個紙條，由小林帶着，他告訴全應民等只管放心，我們絕不會敗露了我們的秘密。

現在因爲事情已經十分嚴重，崔芳林有些担心了，在他們要走時，崔芳林却把小林招呼住道：「你先等一等，你今天究竟打算用什麼法子傳遞這個信，我要聽一聽，你的打算，事情越到了嚴重關頭，越容易出差錯。」小林忙答道：「爹爹！你不用問，好在有申志宏叔叔跟隨，等我把這個字條傳遞過去，回頭再告訴你，倘若我辦的不如意，許你們往後不再叫我參加你們的事。」全應民一旁說道：「芳林兄！你不用問他了，現在是各人拿出各人的手段來，這個孩子我是信得及他，得到了信息，時候若是早，只管早回來，我們明晚就要預備動手，今晚我們還得親自到清野部隊的哨戒線看一下，因爲這一帶附近始終沒有親眼看到，總有許多隔膜的地方。你趕緊去不要耽誤事。」小林答應着，小林，龍子，跟申志宏一同起奔釜東公路，去等候全宗明，申志宏仍然往日的情形，遠遠地照顧着。

小林他雜在一堆小販中，跟龍子兩個人，明着是結成伙伴，今天的情形，小林好像不成心作買賣，貪玩，淘氣，弄了一大塊濕泥，團了許多泥丸子，跟龍子兩個人互相打泥彈，今天還算好，輸運隊已然出發了，這個小林他抽冷子，用泥丸向公路上面輸送隊

的苦力們的身上打過去，可是極力的躲避着監視的軍兵，他的泥丸子砍着了苦力們，他却欺侮苦力們不能離開公路，他反到跟人家擠擠眼，吐吐舌頭，苦力們脾氣好的不過認爲小販淘氣，向他笑一下走過去，有那性情暴躁的，却開口罵，小林却趕緊地指指前面監視的軍兵，趕緊地舉手向他行禮，央求他不要嚷，他那軍兵知道了不饒他，這一來苦力們到也真不肯再罵了，別人看着他們這種情形，也全不介意。

不大的工夫，全宗明隨着大隊的人已經到來，小林向龍子看了看，立刻把手中一個泥丸，照准了全宗明的身上打去，這個泥丸子正打在他身上，落在他脚下，這個全宗明，他扭着頭向身後隔開有四五個人，也是一個小工子頭，似乎說了句什麼，全宗明倒沒發作，後面那個人反倒發了怒，他竟是一伏身抓起一個磚頭，口中在罵着，抖手向小林砍過來，這磚頭正砍到小林的籃子上，險些籃子給他砸翻，並且這個人更回身向後面一名監視的軍兵說了兩句，那軍兵提着槍就向公路下面跑來，小林他見這情形不疑，並且砍過這個磚頭上面，帶着許多濕泥，公路上全是乾道，小林靈機一動，把磚頭抓起扔在籃子內，那名軍兵已經追過來，別的小販也是亂喊亂叫的跑，小林跟龍子很快的竄進莊稼地，小林跟龍子是毫不停留緊逃回來，申志宏却是慢慢的從另一條道路繞回這片廢墟。

金成水他仍然悄悄的躲在這裏，因為附近所有的槍枝，全埋這幾個磚堆內，他得照顧着，好在他已經在這一帶明露過蹤跡，別的人，可就不敢離開磚窖了，小林龍子在這附近的莊稼地內，略停了停探頭查看，先得注意着附近一帶有沒有行人，金成水聽到莊稼地內有響聲，知道是他們回來了，自己故意的把身形現露，爲是叫他們知道附近一帶沒有外人，小林龍子才喘呼呼的從裏面鑽出來，兩個人全是滿臉流着汗，趕緊走進破房子內，還直喘着。

金成水忙問道：「怎麼樣？公路上可是出了事麼？」小林長吁了一口氣，向金成水道：「沒有什麼，不過險些挨了一磚頭。」說話間，申志宏也回來，趕進破房子內向小林龍子道：「砍過來的那塊磚，你們可拾來回？」小林伸手從籃子裏，把那磚取出來，向申志宏道：「你看這不是麼？」跟着向金成水道：「我們的字條已經尋過去，現在可是猜測不準是否有信息帶出來？」

金成水把這塊磚頭接到手中，把上面的泥，完全弄下去微笑着，點點頭道：「不錯，這裏邊帶着東西了。」趕緊的把這塊磚頭，慢慢的砸開，趕情當中也是用刀子挖的一個小孔，一個紙團塞進裏面，外面有濕泥堵塞，金成水一面舒展着這個紙團一面問彼此傳遞的情形，小林看了看龍子，彼此笑了一下，向金成水道：「今天的事好像商量過

一樣，我跟這位全宗明叔叔，不謀而合竟會走了一條路。」遂把當時自己變換着方法用泥丸子把字條打過去，可是這個磚頭，不是全宗明砍過來的，是另一個人，若不是這個人多管閑事管得奇怪，這個夾餡的磚頭就許扔在公路邊。」

金成水一聽小林當時的情形，果然這個孩子十分機警，此時把這張紙舒展開，申志宏也湊在一處細看時，上面寫着，時機不容錯過，現在倉庫中，已經裝滿了全是重要的軍火，現在已經查明第一號，第三號這兩個倉庫內完全是重量炸彈，不過這種東西不會停留多日，因為已經探聽出清野部隊這裏已經用公事調集別處的輸送大隊，預備用二百輛卡車轉運去，因為這種軍火，不能夠裝火車，此次這個紙帖上更詳細補充以前沒有記載的事情，報告的很詳細，不過他最後是一再囑咐，想潛入哨戒線，要十分注意電網那裏，倘若動手破壞時，可得找十分熟悉這種工作的人，務要小心謹慎，倘若動手破壞時附近的轉電處的桿子，以及他自己摩電的變壓器，一出毛病必被他警覺，這是最要緊的事。

金成水和申志宏看完，金成水向小林道：「你們好好的在這裏歇息，不要到磚窰那裏，隨時注意着附近一帶，如若發現可疑的人，可趕緊離開這裏竄進莊稼地內，到磚窰去報告，今天傳出來這個字帖情形很好，全宗明他自己也加了謹慎，砍這個磚頭的

人，就是那個崔東元，他自己不動手，爲得避免嫌疑，恐怕被監視的軍兵，注意到他身上。「金成水說完這個話，跟申志宏立刻離開了這片廢墟，從莊稼地內俯着身軀，一直撲奔磚窰那邊，來到全應民他們存身的這個磚窰內，把這張字帖交給他們看。

全應民崔芳林等互相傳觀了一下，金成水向全應民道：「我們來得很好，事情一點不耽誤，我們無論如何在明晚一定得下手了。」全應民點點頭道：「事情是勢在必行，決不能變更原定的主張。」跟着向崔芳林道：「芳林兄怎麼樣？你這個小孩子很能作事吧。」崔芳林道：「任憑他如何精明，終歸是年歲小，太重大的事，我決不放心。」全應民道：「現在不能這麼講了，所有的人，誰有力量誰使用出來，我們今夜無論如何先得走一遭了，好在今晚的事沒有什麼較大的危險，我們也不用再和全宗明會面，只把我們應該出入的道路，警衛的情形，砲樓和碉堡的位置，全把他看清楚，以便動手時，我們好很快的剪除障礙，躲避危險。」

說話間天色已經晚了，到了黃昏後，全應民跟崔芳林一商量，人不用去多了，只用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金成水四個人一同去，我們決意是從東面下手，因爲西面這裏是他部隊的正面，門前一帶的警衛人多；並且不時有軍車出入，只有從東面最僻靜的地方下手，這四個人各自收拾一下，每人身上全有一棒手槍，和充足的子彈，臨走時

告訴池野木申志宏崔日山等在這附近一帶也要派出幾個人去，遠遠在道邊子上警戒着，我們在這種地方隱匿着，一分一秒也不要大意，總不要認爲自己所呆的地方隱僻，我們不要忘了這是接近什麼地方，時時有預備，一有了驚動，人可以全部撤去，池野木等答應着。

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金成水這四個人從莊稼地內一路疾行，好在金成水已經在這一帶走過一次，仍然是撲奔東南，貼近市鎮邊上轉過去，避開了哨戒線，在貼近哨戒線一帶可沒有莊稼地了，除去幾處有樹木的地方，沒砍伐淨，和一尺多高的野草，這四個人分散開，全是俯下身軀一直的從東北角轉過來越過了哨戒線，找一個低窪的地方，把身形伏下去，金成水指點着，告訴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前面有一道卡子，不過放哨的軍兵，隔離的很遠，只要我們往前進謹慎些，不易被他發覺，貼近那道土溝，也就是他護圍子的壕溝，仗着決沒有水，那次我們就仗這個地方作掩蔽。

全應民向崔芳林附耳低聲道：「靠東南角這裏，兩層的卡子，不過是兩名軍兵，往兩角轉過來，有那片樹林子那邊的哨兵，只能看到轉角的砲樓，野地裏他就看不清了，這個不用管他，我們明晚到這裏時，最好是把東南角這兩名哨兵先收拾下來，可是任憑你們和全宗明會面時掩蔽的多麼巧，那終歸是人少，如今我們想二十多人要全進去，這

種事恐怕不容易了，任憑手底下多快，全得有耽擱，並且全宗明帶出來的信，嚴厲的囑咐，叫我們要十分注意着電網的力量，這決不是他小心過甚，應該謹慎。我們雖則有很好的傢伙器具，按着現在所看到圍牆外電網的情形，想衝進去，沒有三四個人停留幫助，就是把電流給他截斷了兩處，人往裏鑽也有危險，這一座砲樓，一座礮堡，就是我們的致命傷，我們無論如何要確知他裏面的情況。」崔芳林此時抬頭向北看了看，遂向全應民道：「不錯，我也認定了這兩個大障礙比什麼全厲害，我們何妨現在查清楚了，免得臨得動手估測錯了他的力量，極容易誤事。」

金成水遂一批崔芳林的衣袖，兩個人俯着身軀半爬半行往前竄，斜往北撲奔這道土溝，這倒好，彼此不用細商量，說辦就辦，奉天培跟全應民也是同時身形移動，兩個人一同的撲奔東南角這邊，也把身軀滾進土溝內，撲奔砲樓下，奉天培他是打算叫全應民替自己注意着哨兵那邊，可是這個全應民却比他快得多了，沒等奉天培向他打招呼，他貼着邊雙手一按身軀很快的翻上去，那情形像是蛤蟆跳，身軀半伏着往前一竄就是七八尺，只兩次聳身，已經到了砲樓下，他這種動作，奉天培在事後才算敬服，當時他看着，真有些替他着急。

八 衝破了哨戒線

他就是往上爬，應該貼着靠電網前砲樓的裏面，那裏陰黑異常，容易隱蔽自己的身形。可是他偏偏順着下面很快的轉過去，反轉到砲樓的東南角，這正是外面，尤其是靠市鎮那面。有電燈，雖則離得很遠，可是砲樓的東南一面，就比較着不那麼黑了，奉天培把腦袋探出土溝仔細注意着他的舉動時，這個全應民好大的胆量，他竟從磚垛子角爬上去，這種砲樓沒有多高，不過比圍牆高着七八尺，四面全有炮口，這裏面是用小鋼炮，並且有機槍，這是防備附近一帶，一旦有了大變故，能夠保護倉庫，奉天培一看他已經爬上丈餘高，自己在這時忽然想到，任憑他身上多輕多快，他也帶着槍，和子彈，這種東西稍一碰一碰，帶出聲音，就容易被裏面的軍兵警覺。

奉天培此時可不管自己的辦法對不對，看到了就得這麼作，他突然抓到一個硬土塊，運足了腕力，照着砲樓北邊的這個炮口的牆上打去，雖是土塊，因為這一帶沒有什麼聲音，叭的一下，土塊子碎了，散落下來，可是這種聲音是否驚動了裏面的軍兵，果然這一土塊打出去奉天培趕緊把身軀向下一縮，那個炮口，立刻有電筒的光射出來，連續的晃着，往電網外壕和砲樓下面照了一陣，跟着電筒的光收斂，軍兵又退進去，奉天

培悄悄的探頭再往那邊看時，這個全應民竟從炮樓的兩邊根底下貼着電網轉過來，身軀是伏在地上，這次他却往前猛竄了，他是雙手按住了地，下半身向東一甩，跟着身軀隨着一翻身，上半身可轉過來，連續的翻轉只四五下，竟是溜進了土溝。

奉天培對於這個全應民本不十分熟，不過是在蒲岩山聚會起來，只能看出他這個人，又聰明又能幹，身體堅強，可萬想不到，他在這種地方動作會這麼敏捷，往返也不過一刻鐘的工夫，安然退回來，湊到奉天培的身邊，低聲說道：「不要緊，裏面只有兩個軍兵，這種情形還不會換班，我們收拾這不費什麼事，不會叫他發作起來，我更趁勢把電網已經看明白了，回去也可以和李華森預備一下。」他們說話間，土溝內一陣唰唰的響，崔芳林金成水竟也退回來，此處不便耽擱，從溝裏翻上來，四個人仍然按着原來的走法，闖過哨戒的崗位，繞着市鎮的邊上，往釜東公路退回來，野地裏清靜了，奉天培向崔芳林金成水道：「你們老弟兄居然也這麼快，碉堡裏情形怎麼樣？」崔芳林道：「這種事就是敷衍打狼，兩頭害怕，在平時，不想對付他時，本來像那碉堡裏一挺機槍，你就是一百人也衝不上去，可是現在看起來沒有什麼，碉堡裏只有一個軍兵，一挺機槍，我們只要衝到附近，人進去活算作下來，最要緊的還是收拾放哨的崗位，外邊的哨戒線不弄出亂子來就成了。」全應民也告訴炮樓的情形，這四個人安然回轉砲臺內，

這裏崔日山等仍然的在附近一帶潛伏着瞭望，全應民等回來之後，向李華森先商量了一下，兩個人一計劃，李華森認爲，只要把外面的軍兵全收拾了，我們的人往裏闖，大致沒有多大困難了，手底下的東西，足可以成，和我們所想的方法，跟現在他這裏防禦物的裝設還差不了什麼，不會出毛病誤事。全應民道：「那麼我們是首先分配，人過去後，收拾兩道哨戒線靠東南角那兩個軍兵，我認爲應該還是四個人，同時下手，像今夜，我們雖則沒打招呼，可是天培對於我的動作上他能及時應付，我減去了極大的危險，我往炮樓的東面翻上去，這正是一種心理作用，靠東面一帶，兩道放哨的軍兵守着，這是他裏面的人極不注意的地方，因爲整個的附近一帶有了變故，容到炮樓裏發覺可就晚了，他們在夜間是只注意着倉庫裏面所收容的一兩千名苦力們，就怕他們暴動逃跑，所以他們就是注意查看，也是向圍牆一帶和炮樓的裏面注目，外面發哨的軍兵，他尤其不注意到炮樓這裏，這時我放心大胆，猛升上去，天培更能夠在那個時候驚動他一下，我很快的看到裏面情形退下去，明晚我們對放哨的兵下手，照樣得利用這種引誘突襲，人撲上去就不能讓他喊出聲來，這可得手快，力氣大，動作敏捷，這件事，我倒不必拘束，乾脆的請成水，日出，天培，野木，四位打這頭一陣，我看你們弟兄四個足能對付。」崔芳林點點頭道：「好，這四個人配合起來，不會誤事，把這四個人收拾下來之

後，我們趕緊的撲奔炮樓和礮堡，那麼叫天培日出跟隨我收拾炮樓裏那兩個，叫池野木跟金成水去收拾礮堡裏那一個，可是收拾下來，我們可要隨時補充人，也正是佔據這兩處，那時就讓咸銅堅安庸二位老哥入炮樓，每人帶一桿大槍，叫李宏達李誠樸入礮堡，照樣把那裏守住了，我們跟着人翻下來，就助着華森破壞電綫放我們的人進去，只要我們越過電綫去，現在我們手底下預備兩個軟梯，這兩掛軟梯，只要把鐵鉤子搭上牆頭，人就可以上去了，那邊是完全借着兩根繩子翻進牆裏，照着他圖上所指示的黑暗地方，把人埋伏住了，我們往裏面衝進去，那時全應民，崔東元必然也可以跟我們會合，我們只要依然動上手時必須把人分成兩部分，一方面要提防着倉庫內守衛的隊部，發動的太早，他們往倉庫這邊一攻過來，我們的事情可要毀了，只要他守衛那邊槍聲一響，就算發作了，我們必須把人分配足了，這件事芳林兄你可好好指揮應付。」

此時全應民已經把那張圖展開，招呼着李宏達，李誠樸，把磚窰口擋住了，點起一支臘燭來，全應民指着這張圖上，從第二號，第三號倉庫，一處是奔西南，一處是奔西北，這是他西邊的營房，可是裏邊地方大，要想切斷他的來路，就得把西南、西北、四面，通着營房的兩段石頭道，道口把住了，他那裏平時也是預備加一分慎重，你看這兩處有四處堆積着土包麻袋，這是預備軍兵臨時用的防禦物，我們現在正好利用他，這種

地方能夠隱蔽四五個人，芳林可指揮着手下的弟兄們把這個下手的地方可守住了，守衛的隊伍，攻過來的人太多時，我們就能利用所帶去的炸藥包，阻擋住了他，無論如何不能叫他的人衝過來，最要緊的把這兩處的路口，那兩棵燈桿子的燈，全給他打滅了，我們的人就易於隱蔽了，倘若那時阻止不住他的人，依然被他衝過來，可是我們也得破死命力拚，能夠把倉庫的門打開，我們把爆炸器運進去，我們也就算得了手，但是事情不能完全如我們所料，倘若守衛的隊伍發動太早，不容我們從容下手時，那時的情形就變了，由暗襲變成明攻，好在我們帶着破壞電網的幾件重鐵器，那只有明着一齊動手，把倉庫的門鎖完全給他砸毀，我們不用再顧及著形跡上的隱匿了，但是當時可得分撥好了，每一處倉庫必須有一個人指揮着，那麼我們就定規好了，芳林兄，你是專管擋住守衛的軍兵，倘若事情能夠像我們所想的那麼順利進行，你那邊就是一點事沒有，他就是有一兩個巡查的官佐，往倉庫這邊來，可以不動聲色的把他收拾下來，萬一我們的行跡早早敗露，芳林兄！你可是最堅劇的任務，大家的死活全在你身上了。」

崔芳林道：「你不用囑咐，萬一他們守衛的隊伍衝過來時，我崔芳林絕不會含糊的。」全應民道：「玉貞嫂等他們是堅決要入倉庫，我已經完全答應他們，那裏據全宗明的報告，以第一號第三號的倉庫最重要，就叫靜子跟玉貞嫂冬梅嫂，入第一號倉庫，

叫喜元嫂跟金溶溜入第三號，李淑雲安惜貞入第二號，事情大致的分配的是這樣，臨時倘若發生什麼變化，就仗着隨機應變的應付了。」

崔芳林道：「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裏邊收容着兩千多名苦力們，這可是我們苦難同胞，倉庫倘若爆炸起來，難道叫他們同歸於盡，那就不是我們此番行動目的了。」

全應民道：「是的，這件事很重要，我們的人只要全進去，跟全宗明崔東元會合之後，叫他兩人趕緊地把他們所住的廠棚門戶打開，倘若我們一切的動作，沒被守衛的部隊發覺，我們在點火線時，向全宗明崔東元遞過暗號去，叫他們立刻把苦力們完全放出去，叫他們猛往前面圍子門衝去，在那種時候，可無法再照顧他們逃出去後的安置了，只有叫他們各尋生路，到那個時候就不用我們囑咐，這變多被壓迫的人，其中有多少不甘心忍受的，全在等待時機，他們一定趁勢能把守衛軍兵的槍械得到手內，我們就無須再照顧他們了，現在大致的決定也就是這樣了。」

全應民跟着到第二個磚窰內，向玉貞嫂，崔靜子等全仔細地囑咐了一番，告訴他們到了行動的時候，鎮靜，不要慌張，玉貞嫂等全答應着，天亮後，這一天的工夫，可全要保持隱匿，好容易盼得天到了黃昏左右，全應民，崔芳林，跟奉天培，金成水等，趕緊把隱匿在廢墟前的槍枝彈藥跟爆炸器，完全取出來，大家分配槍枝，這十六桿大槍，

由池野木朴劍山等這一般人每人取用一桿，現在的大槍還有富裕了，小林龍子也想要一桿槍，全應民却告訴他們：「你們年歲小，不會使用，你們小弟兄四個所担任的工作，只是把守要緊的路口，散伏在市鎮邊上，提防着市鎮那邊的軍部得到信息，他們倘若早出動，可是我們最大的威脅，小弟兄們！散伏在市鎮的週邊，和公路口，只要看到可疑的情形，立時報告我們，以便應付。」

靜子金溶湄，李淑雲，安惜貞這四個人，各帶一枝手槍，因為他們雖則去破壞倉庫，萬一事情變化了，手底下有這桿槍，也可以隨時應付敵人，玉貞嫂，冬梅嫂，喜元嫂，這三個人力氣大，叫他們也各揹一桿大槍，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各帶一隻手槍，跟四隻手溜彈，幾個炸藥包，李華森他身上帶的東西，最笨重最吃力，完全是破壞電網的重要器械，他就沒法再帶槍了，他把炸藥包帶了幾個，叫白永義，申志宏，朴劍山，跟玉貞嫂等幫着他帶着幾件器械，和三盤作好了的電線，另外有四根四尺長用螺絲口接連的竹竿，連軟梯全由這幾個人揹在身上，現在一切收拾好。

崔芳林囑咐這一般人離開廢墟之後，完全要散開，尤其是身上揹着笨重東西的人，越發的得謹慎，先從公路邊上繞過去，凡是身上東西多的人，要早早地把身形掩蔽起，不要欺得太緊了，等待着前面人，把放哨的崗位，完全收拾下來，再往前撲過去，因為

這些東西，一樣不能短少，千萬的要保持住了。大家答應着，立刻從廢墟這邊，全是伏着身軀，往釜東公路竄過來。

今夜這所有的人，全是自知走上死亡線，可是連男帶女，連老帶少，完全是咬緊了牙，任憑遇到什麼阻難，只有前進沒有後退，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金成水，池野木這幾個人竄在頭裏，他們往前緊走着，隨時的指揮後面人，腳底下放輕，時時注意着四週，不准互相招呼，斜撲市鎮角這邊。

到了市鎮邊上，那裏在夜間也是一樣的由軍部派出來的崗位警戒着市鎮口，全應民崔芳林招呼着後面的人，趕緊全把身形伏下去，叫小林，小楓，龍子，小滄，這四個孩子往前竄，崔芳林，全應民指揮着四個孩子指定了他們伏身的地點，叫他們全伏在市鎮邊上，只管注意着市鎮週圍，注意着裏邊只要一有什麼動靜，趕緊往後面哨戒線上換成了的自己人報告，你們四個人專管監視着這市鎮，從這裏更可以看到市鎮西邊往南去的公路，那裏倘若有大隊的卡車，往倉庫這邊來時，也照樣的趕緊報告。」小林等答應着這四個孩子散開，全守在這裏。

全應民崔芳林立刻向後面所有的人全指點着，從這裏往東去，大約有一百咪以外，就是一道河溝子，我們倘若在裏邊得手後，可千萬的往這道河溝子退下來，才是安全之

地，全應民跟着立刻招呼奉天培，崔日山，金成水，池野木，這四個人叫他們趕緊的往前竄過去，你們悄悄撲過去，只要到了這兩個放哨崗位附近可略微等待，這邊必有一聲輕微的響聲，在這響聲中，兩個崗位必要同時全往東南這邊查看，這就是你們動手的時候了。奉天培跟崔日山，兩個人是斜往西北，全是伏着身軀往前竄過去，金成水池野木他兩人是奔第一道哨戒線上的崗位，奉天培，崔日山他們兩個人奔西北第二道哨戒線，這兩個人手底下，腳底下全這麼輕快，他們是大彎轉的繞過來，全注意着這位放哨軍兵的臉，躲避着他往後轉，要把自己的方向，轉成了西北，和這哨兵的停身處，是一個斜角，這兩個人身形伏下去，靜靜地等着。

金成水池野木也照樣很快的轉過去，全應民他跟崔芳林也全把身形伏在地面上，仗着這一帶有一尺多深的草，在他們四個人前進的時候，全應民把嘴湊到崔芳林耳邊，低聲告訴他：「手下要快，把濕土刨一個往裏探進去的小洞，能夠把手槍探進去就成。」崔芳林答應着趕緊地把青草下面用兩手刨了一個小洞，全應民是眼注定了奉天培，金成水這兩處人的動作，見他們已經到了崗位軍兵身後丈餘遠，全把身形伏下去，全應民趕緊地把身上插着的手槍拔下來，探進這個小土洞內，跟着一搜槍機「砰」的開了一槍，因為槍桿進土洞裏面，聲音極小，不是離得近的聽不清了。

九 奇襲軍火庫

可是這兩個崗位上全聽到這種聲音，他們兩人一齊的向東南角這邊一步一步的走過來，因為他們也辨別不清楚是什麼聲音，他腳底下全穿着帶鐵釘的皮靴子，雖則走在這種土道上，也照樣的發出沉重脚步之聲，奉天培跟崔日山首先發動，全是用脚尖點地，嗖嗖地很快的撲上來，崔日山他腳底下也個別快，只往前面竄了三步，猛然身形起往一縱，從這名軍兵的背後撲過來，往他背上一撲，右臂從他肩膀上探過來，已經把他的嘴堵住，同時左手圍過來抓他的兩隻胳膊，用足了力量往左一帶，兩個人同時倒在地上，這隻右手抓得特別緊，這名軍兵想喊，可喊不出來了，奉天培同時撲到，用手槍照着這名軍兵の後腦上，「吧」的砸上，這一下子連腦漿全給砸出來，那邊金成水，池野木也是同時的動作，猛往上一撲時，比他這邊還省事，金成水的大槍兜着他的頭頂，這一下子就把這名軍兵砸死，倒在地上。

這時全應民崔芳林全同時向後面一揮手，後面的人跟隨往前竄，全應民指揮着奉天培等，把這兩名軍兵的軍裝脫下來，把這兩個尸身，搭向一片較深的野草中，扔在那不再管他，招呼咸銅堅，安庸生叫他兩人趕緊地把軍裝穿帶起，仍然的守在這個崗位上，

這可就不管像不像了，因為他們兩個人年歲全大，在白天是絕不成，全應民招呼着崔日山奉天培跟隨自己撲奔炮樓，叫金成水池野木撲奔那座礮堡，因為這種地方叫門是不成，上面的軍兵不看清了，他是不肯給開下面的門，全應民告訴奉天培，崔日山兩個人：「順着炮樓的西南，西北兩角，往上爬，奔那兩個炮口，自己從正面爬上去，你兩人把身形到了那個炮口的方孔，可預備好了，只要我一發聲，你們得立時闖進去。兩人答應着，照着全應民的吩咐，立刻從炮樓旁轉過去，現在是到了賣命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向上擡升，全應民也是很快的順着正面的炮樓斜坡，爬了上去，很快的已經到了迎面的。一個炮口的方洞前，一手抓着方洞口把背後的手槍往裏一探，身軀已經探進半截去，口中厲聲喝叱：「不許動」。

裏面的兩名軍兵，全是驚懼得身軀往後倒退，他們的槍，全沒在手中，就在遲疑驚顧的一刹那，崔日山奉天培已經全竄進來，這兩人同時動手，每人收拾一個，一舉手之間，全被砸倒，奉天培一枝手槍，崔日山一把刺刀，已經把這兩名軍兵料理了，雖則裏面有些掙扎的聲音，好在是在炮樓裏面，附近又沒有軍兵，總算是順利的作下來，外面金達元，咸濟水已經早早地預備着等候，此時奉天培趕緊的把炮樓下面的門開了，把金達元咸濟水放進去，叫他們照樣的把兩名軍兵的服裝脫下來，穿帶上守在炮樓內那邊，

金成水池野木也照樣的把礮堡裏的一名軍兵收拾了，這一來，靠東南圍牆後一百呎內的障礙全消滅了，現在自己的人完全到了這道士溝內，仍然是分散開，李華森跟白永義，申志宏全到了電網前，全應民奉天培也趕到，崔芳林招呼着玉貞嫂等一班人，全伏身在外壕內等待着。

果然眼前這個電網厲害，仗着這個李華森，他預備的傢伙足可以破壞，他向全應民招呼着叫他看一看炮樓後靠下面的四棵線，跟這邊完全是一樣的線路，他立刻招呼着白永義，每人是一把膠柄隔電的最大的鉗子，並且每人更帶上個膠皮手套，左手拿着一個長形帶鋸齒口的剪東西用的剪子，全應民很快的跑過來，告訴李華森，只管從下面剪斷，這裏截斷開兩根，全部的電網電路上，不全發生變化，不過手底下要快，他裏面有燈的地方，必要動一下子，兩人隔離開七尺多遠，從兩邊的主柱絕緣上下剪子，這二人用口號上低聲打着招呼，同時把下面的第一棵剪斷，已經剪斷的，全繃緊了，決不叫他往連在上面的接觸，因為這種東西，你只要叫他往一處一合，不只於當時得發火，電閘上的保險絲，立時能被燒斷，跟着把第二棵也剪斷，全把他拋入土溝內，一連下了四根，這才有二尺五寸的一片空當。

現在也只能破壞到這樣，仗着這一帶沒有燈火照着，炮樓和礮堡兩處已經解決了，

沒有巡查的軍兵從此經過，只要容自己的人全進去，就不怕什麼了，全應民跟崔芳林趕緊向土溝裏的人打招呼，這裏李華森跟白永義兩個人仍然用隔電的鉗子，用力抓着上面，因為這班人身上全帶着東西，全是得從底下往裏爬進去，池野木申志宏金成水崔日山四個人先進去，後面的人往裏爬時，有他們幫助，連接着他們身上所措的東西，這樣很快的越過這道電網，全應民跟崔芳林也全進來，李華森跟白永義從申志宏身上把兩盤鞦韆全取過來，用力往牆頭上一拋，上面是一個鐵製的大鉤子，整個的搭在牆頭上，這種鞦韆梯作得極輕便。

全應民向崔日山白永義一揮手，這兩個人先行順着鞦韆梯上去，往圍牆裏面探着頭看一下，剛往裏邊張望，從圍牆的南邊一排小房子下，打過兩塊小石塊，崔日山知道這是全宗明已經打接應，他們到這裏了，趕緊的也向那邊拋過兩片灰片去，跟着兩條黑影，一直的撲奔到牆下，頭一個已經發話向牆上打招呼道：「你們來的時候很好，人全到齊了麼？趕快下來。」崔日山跟白永義身形往旁撤了撤，各把一條長繩的活套，套在鉤子，垂到牆裏面，向下面揮手招呼他們，趕快得往上翻，金成水申志宏等，先照顧着玉貞嫂，冬梅嫂，喜元嫂，崔靜子，金溶涓，李淑雲，安惜貞，這七個女的翻進牆裏，全趕緊散開，隱伏牆下黑暗處，其餘的人，跟蹤而上，這些人安然越進圍牆，崔日山白永

義把鞅梯跟繩索往牆頭上撒下來，拋到了牆下，他二人輕輕一跳，已經落到牆根下。

崔日山剛跳下來，一個人已經把他雙手抓住，悲聲說道：「哥哥你來了，我們弟兄還能活着見上一面。」崔日山也辨別出是胞弟崔東元，自己此時也是痛心已極，想到一家人好好的過着生活，驟則過着窮苦的日子，骨肉團聚，爹娘兄弟妻子也全能湊全着生活，如今弄到家破人亡，爹娘妻子全完了，弟兄三個也各自東西，現在在這種地方遇到了胞弟，不過是能夠見到一個活面而已，現在是一同走上死亡之路。

崔日山流着淚說道：「東元弟，我們不要痛心了，現在我們要把一身的血，流在這，很好，弟兄們一塊死，告訴你，你二哥他也沒死，他現在落到中陽那裏，在輸送隊中已經當了一個小隊長，東元弟，現在咱們可沒有說話的時候了，裏邊怎麼樣？」崔東元道：「跟我們報告的一點變化沒有，你們跟着我走。」崔日山在這種緊急情形下，別的人不便告訴他了，只告訴他全應民崔芳林奉天培，這三個人因為他們是領率三撥人，得先行解決倉庫前的守衛。

這時全應民趕緊向崔日山奉天培招呼道：「你們跟隨東元到第三號倉庫前去解決那一名守衛，後面的人是隨着上。」叫全宗明領着金成水池野木去收拾第二號倉庫前那名軍兵，自己招呼着崔芳林叫他照顧着後邊跟隨的王貞嫂等，接着在外面定規的隨着前面

人撲過去之後，全把身形貼到地面，帶着所用的東西，一齊的跟蹤而上，這裏由李華森白永義順着第一號的倉庫大牆房往前轉，兩個人去收拾這個倉庫前的守衛，這一班人，腳底下全是十分留神，一點聲息不帶，從黑影中向前撲，李華森他頭一個順着牆角邊就轉過去，把身形往地上一伏，白永義緊跟着他身後，也貼到牆邊，向倉庫前一張望，這個第一號倉庫最大，是坐東向西，足有平常的房屋十幾間長，一名軍兵端着一桿大槍，在倉庫前離開有三四丈遠，來回的走着。

李華森容他向南邊走過來，趕到他剛轉身，李華森手底下抓起一個小石頭塊來，一振腕子擲着地面打出去，這個小石頭塊出去四五丈遠，才跟倉庫前的水門汀地碰觸，這個石頭塊往前滾去發出一片聲音，這名守衛的軍兵，他脚底下一停，跟着向前緊走，他脚底下皮鞋子的聲音走在這種硬地上，又沉重，聲音又大，就在這時這個白永義，他却往李華森的身後，一聲身竄出去，完全用脚尖登地，是真快，像箭頭子一般，直頂到離着軍兵身後只有四五尺，他才聽到背後的聲音，端着槍回身，可是這個白永義，餓虎撲食似的，已經到了這名軍兵的身上，兩隻胳膊猛往他脖項上一摟，這名軍兵只喊出半聲來，撲通，噹哪已經倒下去，李華森一聲身，也竄到了，他掄起手中的鐵鉗子，倒是乾脆只一下，把這名軍兵的腦骨金砸碎了，白永義也跟起，李華森喊了聲：「快」。申

志宏把他身上搯的一盤電線已經拋出去，這邊崔芳林把李華森所帶來的螺絲口竹桿接連上，把兩棵線，原就作好了的鈎形挑上去，搭在倉庫轉角電桿的線上，跟着順手把上面的電燈砸破了。

李華森趕忙的招呼白永義，你帶着朴劍山，趕忙的到第二號倉庫，手底下是越快越好，照樣的去作，李淑雲安惜貞完全跟着金成水池野木早已過去，這裏由李華森親自動手，線已經拉到倉庫門口，用電線往這鎖上硬燒，現在下手的情形，就完全憑着三處的動作同時，只要有一處，守衛的軍兵喊嚷起來，或是響了槍，事情就要失敗了，因為這裏破壞鐵門，用電流燒斷鐵鎖，沒法掩蔽這種光亮，一閃一閃的發着光，好在這個鐵鎖容易斷，只燒了一分鐘，李華森已經用鐵鉗子把這個鐵鎖擰下來，招呼着申志宏用桿子把上面搭着的線先挑下來。李華森跟全應民一齊動手，把倉庫門上外面的鐵門拉開。

這種門雖則下面有滑車，也是極笨重，兩個人用足了力量，只把靠南邊這扇鐵門拉開了三四尺，再想大敞開不成了，下面的滑車已被卡住，李華森招呼着玉貞嫂，冬梅嫂，崔靜子，趕緊的往倉庫裏闖進來，李華森從兜裏取出電筒，用電筒照着玉貞嫂他挾着這個爆炸器，隨着李華森一直的到了迎面一排火藥箱下面，李華森道：「就是這裏很好的地方。」此時冬梅嫂，把兩根電線拉進倉庫內，崔靜子很快的竟給接連上，就在這裏

短短的一點工夫，情形變了。

靠着西南西北兩方面，槍聲大作，像爆豆一般響起，夾雜着喊殺聲音。這一來，李華森一蹶脚道：「終歸叫我們不能完全如願，守衛的發動得竟會這麼早！」他一邊檢查着這兩條火線，口中在招呼着：「崔靜子，玉貞嫂，冬梅嫂，往外退。」李華森到此時想到千辛萬苦預備的這麼下手，就是那兩座倉庫不能動手破壞，也先把他這個主要倉庫給他全毀了，此時因為槍聲一響，崔芳林招呼着已經撲奔西北那方面，因為西北這邊，槍聲緊得厲害，冬梅嫂，玉貞嫂，崔靜子，已經全退出來，李華森此時眼紅了，現在已經判別出分明是有好幾挺機槍在射擊着，這一來進來的人誰也不用想再退出去了。

他立刻向申志宏喊了聲：「志宏，現在可顧不得了，我們只有同歸於盡，手底下放穩了，你只管把線全搭上，我把握着下面這個開關器。」更招呼着崔靜子玉貞嫂冬梅嫂，你們趕緊順着西南這邊往第三號倉庫後撲過去，身上所帶的子彈和炸藥，要完全留在這，無論如何，也得把那兩座倉庫給他毀了，趕緊走，我這裏動手了。」他這裏喊聲中，那知道在後面圍牆外，竟也起了槍聲，並且槍聲一起，也辨別出決不是自己留在外邊的人遇到一兩個巡查的軍兵動手，槍一響就像爆豆一般。此時申志宏已經把兩根電線重行掛在電桿的火線上，李華森在厲聲喊着：「你們還不快走，事情可要完全毀到底

了，往西南竄。」玉貞嫂等知道這第一號倉庫就要爆炸，他們只好遵從着李華森的命令，往西南飛跑。

可是就在他們剛跑過來，從西南角這邊，發出一片暴喊的聲音，像潮水一般的湧出無數的人來，完全向前撲，一口同聲的狂喊着：「弟兄們往外闖啊，拚着命的也得逃出去了。」這班人一衝出來，崔靜子玉貞嫂等也正到了前面，另一片短牆下可是辨出所闖出來的，並不是軍兵，因為只有狂奔沒有槍聲，知道是這裏被囚禁着的兩千多名苦力，他們是聽到槍聲大作之下，趁勢的暴動的炸出做棚，這些人一猛衝出來，一個個形如瘋狂，崔靜子跟玉貞嫂冬梅嫂，全被這班人衝得反向正南跑着退下來，可是就在這時忽然聽得偏着東南一帶，轟的響了一聲，跟着那邊冒起火來，可是後面的槍聲也緊了。

可怪的是，李華森他那麼急促的催玉貞嫂等要趕緊的離開倉庫附近，明明是他先行把這個倉庫爆炸了，總算是這班人，就是完全犧牲在這，也算是取得代價，他動手不過是一舉手之勞，沒有耽擱，所帶進來的東西，全是加着十二分仔細試驗過，沒個不成功，怎麼會頂現在還沒爆炸，崔靜子此時抓住了玉貞嫂喊着道：「我們可趕緊的往回下退，李華森看看他爲什麼到這時不動手。」冬梅嫂因爲往這邊猛竄過來時，被上百名的苦力們一陣狂喊疾衝，竟是他撞倒摔傷，險些個當時被踩死，因爲苦力這邊，已經見

着流彈了，有三個人中彈倒地，逃的人是越發亂了，此時更聽得後面擁過來的人在狂喊着：「快走啊，電機房爆炸起火了！」起情事情是隨時有意外的變故，任憑你計劃安排的多週全，也不容易應付這種非常意外的變故突然發生。

十 壯烈犧牲完成了大爆炸

這班人他們倒也不是沒想到，想到了也沒有辦法，原本就是預備着，只要一動上手，拿所有的人血肉來拚，他前面駐着這兩個大隊，凡是這種重要兵站，隨時有連絡，全應民等佈置的固然好，下手也快，首先把外面哨戒線上兩個崗位炮樓礮堡全料理了，突然衝入圍牆內，外面其實還留着人，李宏達，李誠樸，守在礮堡裏，金達元咸濟水守在炮樓裏，咸銅堅安庸生更在哨戒線上，四個小弟兄，圍在市鎮邊上瞭望，但是這種倉庫佔的地方太大了，這班人只注意到如何闖進去，對於整個倉庫的四週，想全注意到監視到了，事實上不可能，就在他們剛剛的躍進圍牆，礮堡那裏已然發作。

也是該當這班人難逃劫難，一名軍官帶着兩名軍兵，他們是查勤，從前面出去的倘若先往南轉過來，小林龍子等總可以發覺，用什麼方法也能阻擋一下，可是這名軍官，帶着兩名軍兵坐着一個小汽車，出了軍部之後，却往北轉下去，他是每到一個崗樓，一

個哨兵，一個礮堡，一個炮樓，全要進去，和守衛的人見面，並且按着他們的規矩，得在他們查差的單子上打戳，這種情形，全應民崔東元任憑他們多麼精明幹練，他們也就無法推測，裏邊是極其嚴厲，這些事就是他注意到，想探聽也探聽不出來，這個軍官帶着兩名軍兵，一處處的查過，可就到了礮堡那裏，這要換在崔芳林金成水等一班人，或者還能夠應付下來，可是李宏達李誠樸，這兩個老頭子就不成了，一到了礮堡，那李宏達李誠樸就知道壞了，那個軍官他是不肯進礮堡，平時總是裏面的人到礮堡門口把手戳向單子上按一下，就完事，這個軍官仍然是站在那裏招呼，李宏達跟李誠樸，兩人因為人已經進去，可是工夫不大，裏面尙沒發動，開槍是決不行，兩人守在礮堡門內，一人提着一把刺刀等待着，那個軍官連喊了兩聲，人不出去，他立刻口中罵着，用電筒照着往裏去。

身軀剛跨進礮堡門，李誠樸動手倒是很快，左手往這名軍官的肩頭上一抓，往裏一帶，這一刺刀照着他胸前扎去，可是他這麼動手不成了，軍官被刺，一聲慘叫，負傷掙扎，摔出礮堡門外，這兩個人跟着向外竄，俯身又照着軍官身上猛刺，可是外面還有兩名軍兵，這軍官的喊聲掙扎竄出來，他們知道遇到變故，他們的槍，又全是頂門子彈，靠左邊那名軍兵，喘的一槍，李誠樸是頭一個應聲倒去，李宏達趕忙的往外竄，想

逃開，可是這兩名軍兵已經撲上來，一刺刀就把李宏達也扎倒在礮堡外。

這個軍官他並沒被扎死，不過受傷很重，可是他却明白，礮堡被人佔據，倉庫這邊一定進去人了，尤其是相隔不遠的炮樓，不用問，也被人佔據了，此時一名軍兵已經闖進礮堡，發現他們駐守的弟兄，死尸尚在裏邊，及另一名軍兵已經把這名軍官搯上車去，他立刻招呼着兩名軍兵，囑咐汽車夫開足了馬力，緊往市鎮裏撲，任何阻攔不許停留，就這樣他這輛車如飛的衝過去，這邊的人，終歸是人少，礮堡這邊雖則響了一槍，可始終沒有人過來向這邊看一下，離着市鎮又不遠，這輛汽車飛馳過去，咸銅堅安庸生雖則在哨戒線上，假裝他們的放哨兵，可是這輛車過去，沒有別的動作，他們也決不能阻攔，也不能往這邊報告，因為一點情況不知道，這輛車一進市鎮，就糟了。

市鎮那邊也有軍部，有警察署，有憲兵隊，車一進去，不過五分鐘，完全連絡好，首先是倉庫裏邊守衛的部隊接到報告，立時隊伍就開出來，市鎮這邊軍部警察署憲兵同時出動，十幾輛卡車一衝出來，小林等發現這種情形，全是沒命狂奔，招呼咸銅堅安庸生，趕緊往後退，這種情形下是刻不容緩很快的，一百多名軍兵就從倉庫後面包圍上來，這裏雖則發覺，想擋那裏還擋得住，守在炮樓裏的金達元咸濟水跟剛退進來的安庸生咸銅堅，完全聚在炮樓裏，只好開槍，可是他們這四桿槍，究竟能擋得了多大地方，

軍部裏這些隊伍，他們是硬衝到壕溝的南邊，他們斷定了，已經給這一帶進去了人，前面的槍聲已起，這邊他們是硬把電網挑斷，這一來，電網一毀，裏面的電機房，立刻爆炸起火，全部的電流滿斷了，李華森那裏，那會再爆炸得了。

就在玉貞嫂等離開的一刹那，他把開關器一捏攏，可是倉庫裏面不起作用，李華森就急死了，他還認爲是電線沒接好，可是接着爆炸聲，喊嚷聲，電機房的火光竄起，李華森知道遇到了意外的妨礙，這算完了，他可是決不甘心，無奈此時全應民因爲聽到圍牆外的槍聲，也向後面撲去，這個李華森他此時安心要自己親自動手，用自己血肉之軀，來完成爆炸倉庫的任務。

可是沒等他往倉庫那邊撲，一片槍聲起處，他的左腿上已經中了一槍，身軀倒下去，咬着牙掙扎爬起，可是後面軍部的軍兵已經全撲進來，全應民帶着傷也從後面退下來，一邊往這邊退，一邊用手槍打，更連續的甩出兩隻手溜彈，可是這時撲進來的軍兵，已經有十幾名往這邊追過來，六七桿大槍，六七枝手槍，同時地向這邊射着，現在是就仗着再往西過來，偏着北邊，就是第一號大倉庫，往南去就是苦力們所住的那片大敞棚，從後圍牆進來的軍兵，想往這邊衝過來，往北往南他們散佈開了，全應民這一受傷退下來，就仗着他這兩隻手溜彈發生了作用，手溜彈爆炸開，靠當中這一段路，煙霧迷漫，

往前衝過來的軍兵，已經有三四名受傷，不過他們陸續的人往上撞，槍的火力足，十幾桿槍同時射擊。

全應民一邊向這邊退着，口中高聲招呼：「華森，芳林，你們怎麼還不向倉庫下手？」他又那知道李華森也受傷了，他這條右腿被打的太重，一連兩次往起爬，他是想闖進倉庫去，但是事情由不得他了，後面進來的軍兵，他們是分成兩路，從第一號倉庫兩邊進攻了進來，這邊全應民拚命的用手溜彈炸藥包，往敵人那邊拋去，此時他已經退到李華森的身邊，李華森猛力的往起掙扎，可是剛往起邁起一步去，又摔倒，後面的軍兵冒着煙火又往上撲。

這時崔芳林也因為兩千多名苦力往外闖，他是想奔第二號倉庫，已經過不去了，可就是就在這剎那間，第二號倉庫已經爆炸起來，轟轟劇響之下，連倉庫頂子全炸飛了，不過這第二號倉庫，沒有大型的炸彈，這一類的東西雖則爆炸起來，只於是像爆豆一樣的響着，頂子算是被轟了，磚石土木四散分飛，裏面的子彈，也全被火燒着了，這兩千名苦力們，往外拚命闖着，但是前面的守衛軍兵，和市鎮那邊所開過來的隊伍，完全攻上來，現在是辨別不出什麼聲音來了，一片呼號喊叫，人可就死多了。

此時第三號倉庫也爆炸了，現在自己的人，可就無法往一處集合了，金成水崔日山

池野木朴剝出，奉天培跟金溶湄，李淑靈，安惜貞，喜元嫂，全是生死不明，崔芳林是被迫退回來，並且他是要撲奔第二號倉庫，可是第二號倉庫已經爆炸起，他並且回頭看到第一號倉庫始終沒有動靜，他遂破死命的往回一撲過來。他到了這個大敞棚的旁邊，貼近這邊木柵欄牆時，仗着後面的苦力們已經逃得只剩了二三百人，崔芳林是奮力的從人叢中猛撲過來，崔靜子玉貞嫂，冬梅嫂也正被這般拚命圖逃的苦力們擠到了木柵牆這裏，冬梅嫂已被摔傷，玉貞嫂正把他架起來，他們照樣的也怯着仍然撲回第一號倉庫前到要一看李華森究竟爲什麼未能把這座倉庫爆炸？崔芳林恰好也到了這裏，他一眼看到靜子，玉貞嫂，冬梅嫂，崔芳林趕緊招呼：「你們全在這裏，還不把槍上足了子彈，往倉庫那邊拚麼？現在可是前後夾攻，華森大約遇到危險了，咱們趕緊往上撲。」

靜子忙答道：「爹爹，事情是真怪？明明華森已經動手，叫我們往前撲，接應自己的人，可是到現在倉庫依然一點沒動，後面的槍聲這麼緊，爹爹咱們決意犧牲到底，也得把這座倉庫給他毀了。」崔芳林道：「好，就這麼辦。」此時各把槍擎在手中，把身軀伏下去，不過現在可不好走了，從後面撲進來的隊伍，從南邊也轉過一隊來，最厲害的，他們那一隊是有一挺機槍，他們很快的全到了倉庫前，從北邊轉過來的有七八名先把倉庫的鐵門前擋住，並且他們一邊往這邊掃射着，這個機槍手竟縮進了鐵門內，用鐵

門作掩護。

此時崔日山他揹着金溶涓退下來，奉天培他在第三號倉庫前已經犧牲了，喜元嫂也受重傷，崔日山拚着命的跟金溶涓救着他往下退，他們算是完成第三號倉庫的爆炸，可是剛退到第三號倉庫的南邊，喜元嫂又中了一槍，金溶涓也受了傷。崔日山自己肩頭上額角全給子彈掃傷，可是他究竟力氣大，就這樣他還是照樣想把他姐兒兩個救出去，喜元嫂已經不成了，他不願意連累別人，自己一刺刀札入肋骨，現在全是在拚死的時候，崔日山只好把喜元嫂的尸身拋在那裏，金溶涓他也不想走了，但是崔日山強把他揹起來，伏着身軀向這邊竄過來。

崔日山一邊往這邊逃，一邊用自己的槍向倉庫這邊的軍兵轟擊，可是現在第一號的倉庫竟被他們保全下，自己的人全被散開，集合不到一處了，崔日山是不甘心，他趕緊地從倉庫這邊往南返退下來，他是打算着把金溶涓先行放到南邊，沒有軍兵黑暗的地方，自己破着死命的也得把這座倉庫給他爆炸了，他從黑影中的南逃過來，可是那邊的全應民李華森集合一處，從圍牆撲過來的軍兵雖有死傷，可是他們後面的人依然的往上攻，他們雖然仗着身邊帶的手榴彈炸藥包，連續擲出，不過也只能阻止一時，後續的軍兵，仍然是用槍轟擊着往上攔。

李華森不住的在喊着：「應民，你別管我們！你還不趕緊往倉庫裏闖等什麼？」全應民他也看到現在只有這麼作，沒有別的法子再保全了，他用力拉着李華森的一隻胳膊，爲是叫他躲避開，可是李華森用力把全應民的腕子摔開，厲聲說道：「你不要管我，我還要阻擋他們一下，你還不快。」全應民這時一咬牙，連續地打了三槍，返身向倉庫這邊撲，這種情形絕不是他們自己耽擱，在情勢上是無法挽救，全應民往這邊一衝，已經衝不過去了，機槍往這邊正掃射過來，全應民「唉喲」一聲，身上腿上連中了三槍，倒在地上。

此時崔芳林，崔靜子，玉貞嫂，帶着受傷的冬梅嫂，可全伏着猛撲過來，全應民是正倒下來，崔日山猛竄過來，伏下身去，抓住全應民的胳膊，往旁邊搶救他，可是只顧了救全應民，崔芳林此時也被打中一槍，就這樣他依然用力的拉着全應民向南邊，往敵棚去的一條橫路竄過來，可是兩人全倒在地上。

崔靜子此時耳中更聽到李華森的喊聲，因爲他倒在地上，就仗着手溜彈爆炸起來的煙霧多，他始終延遲不來，可是現在他身上只剩了兩個炸藥包，口中在發出最後的狂叫，他在招呼着全應民道：「應民，你真個誤了我們的事麼？我可完了！」崔靜子此時用力的抓住玉貞嫂，厲聲招呼道：「玉貞嫂！咱們一塊兒留在這倉庫裏吧，咬緊了牙，

從牆角邊竄過去，你把鐵門口那個機槍手炸了，我就能闖進倉庫完成最後的任務。」玉貞嫂只答應一下「好」字。兩人却用力的把冬梅嫂也向南邊架過來，往地上一放，崔靜子看見了爹爹，忙招呼了聲：「爹爹你還活着，很好，叫你看見沒白養了這個女兒，爹爹我跟玉貞嫂先走一步了。」玉貞嫂「噫」的把一隻手槍扔在崔芳林面前，也說了聲：「芳林叔，你倘能活下去，看到我爹爹和我丈夫，告訴他們，我爲祖國而死，頭裏等他們去了。」說完這個話，不等答話，手中抓出兩個炸藥包把上面火藥線拉開，一伏身就往北竄過來。

此時那個李華森他也作了最後犧牲，他已經裝着死去，他等那軍兵撲過來，立刻把手中最後的兩個炸藥包往面前一擲，轟，轟，地兩聲，他已經跟這些軍兵同歸於盡！玉貞嫂，崔靜子，正好趁這時一片煙霧，他們很快的順着倉庫的轉角這裏猛竄過來，因爲倉庫門口的軍兵，他的機槍只能打扇子面形，貼着牆這邊就打不到了，不過還有七八桿步槍，往這邊打着，可是這兩人一前一後，竄了過來，離着倉庫門口還有丈餘遠，玉貞嫂「啾啾」一聲，左乳上可中了一槍，身軀一掙，可是他一咬牙，仍然往前竄過來，手中的藥包同時往地上猛力一擲，轟，轟，地兩聲，機槍手跟三四名軍兵全行炸死，玉貞嫂也倒在地上死去，可是崔靜子竟在這時如同瘋狂一般猛衝進倉庫內，他這兩個炸藥

包，首先向左邊擲出一個去，轟的一聲，炸開，在烟火光中，崔靜子看到他們所放的爆炸器仍然擺在那，他高喊了聲：「爹爹，我可算爲我們的組織完成任務了！朝鮮國萬歲！」手中的炸藥包照着爆炸器上一擲，這次的響聲，震動了整個的倉庫，跟着驚天震地的一聲巨響之後，不止於這個倉庫完全炸開，這裏面的爆炸軍火，轟，轟，連續的響着，烟火迷漫，聲震天地，整個的倉庫內完全被這爆炸物打倒，所有的軍兵也全在這轟，轟，巨響中隨着消滅了！

可是在一小時過去，居然那個崔日山竟從一個土坑內爬出來，他在這時竟踏着滿地的彈片，冒着一處處的火光，無意中竟是往南逃下來，踩到了崔芳林，他也還活着，崔日山把他揩起來，從後面逃出來，這外面還活了一個咸濟水，跟四個小弟兄，從此七個人逃開釜山，因爲他們爲祖國立了這麼大功，不過這一帶不能立足，一直地向北逃出來，在慶尙南道大梁山地方，重新組織起來，成爲一支強大的游擊隊，直到日本投降，他們才放下武器，重返農村，可是這一般忠烈男女，慘壯犧牲的事蹟，全朝鮮永遠是稱道不衰。（全書完）





烽火忠魂

第四集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

著者 鄭證因

出版者 新流書店

上海新大沽路506弄96號

經售處

各埠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元	匯	廣	勵	正	民	育
昌	文	藝	力	氣	生	才
書	書	書	出	書	書	書
館	局	局	社	局	店	局



五角